國朝文滙

國朝文匯乙集目錄

卷四十八

黃參議公傳　　陳從湖

公諱釧。字玠夫。別號后谷。福安洋頭人。明嘉靖丁酉舉人。官浙江溫州府丞。明世宗時。倭亂作。浙之溫尤其要衝。公至則繕城郭。治甲兵。修戰艦。日夜為禦倭計。嘗慷慨自矢曰。大丈夫遇難。當死國耳。吾但恃吾腹中有寸丹在也。丞溫六年。倭大舉入寇。有謂公宜嬰城可禦賊。勿輕出。公曰。四郭外皆吾民。奈何棄以與賊乎。遂引鋤出。誓師觴眾。眾亦奮。公躬弓發矢中賊。賊少退。公將中軍。一軍壘石。一軍鐵塲。為公後。二軍帥遇賊。皆棄軍走。賊乘勝合擊。尾公軍。公背腹皆敵兵。力戰久之。遂潰。賊脅公降。公叱之。賊復好謂公。大夫歸。予我千金。公叱曰。生黃大夫。不直一金也。且而庸狗旦夕死。肉餧鵰。何金為。公罵不絕口。賊遂磔公。以死事聞。世宗為震悼。贈公浙江布政司右參議。事在嘉靖丙辰四月。公博學能詩文。與同時王弇州世貞相善。初入成均。徐祭酒試公文。大驚。以國士目之。公自為諸生。即慷慨以名節自勵。丞溫日。吏民皆服其有文武才。自公死。東南之士大夫。亦多有以死戰事聞者。然自是倭亂亦屢作。不能平。迄於明亡。

論曰。余少時即聞公有陸燕集行世。欲從其後人求借觀。不可得。聞在某鄉人家。已

不戒而圯於燬。最後覩王弇州所作公墓誌。述公死倭事。則益慨然想見其為人。然又竊歎明之中季。武備弛。流寇蹦中原。東南被倭難尤甚。至使公以文吏臨陣死職事雖烈。明之亡固可知矣。公事與吾族明御史陳器之公監甘肅軍。以孤軍死職相類。士其可以臨大節畏懦貪生乎哉。古無私為達官立傳者。以公吾邑人。又其官不甚遠。其事亦未載諸史官。故刪其墓誌而為之傳。以存其嚮往之志云。

王君雨巖家傳

王君諱家賓。字悅相。別號雨巖。行六。先世由福清遷福鼎。後居邑之恭陽。自其父文學敦齋公以上。皆不仕。其伯兄恪亭。以乾隆庚辰舉人。補政和訓導。今為福州府學教授。君由丁酉拔貢。中庚子北闈舉人。官國子監學正。遷直隸長蘆都轉鹽運判。永分司運判。君早失父母。依其伯兄以學。事之如嚴父。所行皆稟命。君嘗曰。吾同懷六人。今存者與伯兄四人。吾幼與諸兄弟隨伯兄讀書。夜不能各具膏火。每一鐙照四人。家鮮僮僕。賓客至。伯兄多委子弟侍茶烟。今其敢忘兄訓哉。初君以拔萃充四庫館謄錄。考職縣丞。庚子後。例應報滿為縣。其為國子。亦遵其伯兄之命。謂縣令難稱效。故改官京職。君在太學。教諸生多重行義。其承示制舉文藝。中京兆捷禮部者甚衆。君亦自以官國子。屢入會闈。君制藝雖法先輩。而音節和雅。每文出。人多謂其必

餉而卒不能成進士。君之蒙恩用通判也。衆皆賀。君謂君體羸。通判閒曹。可以養靜兼讀書。君曰。通判有捕盜責。吾慮不能塞職。豈可謂閒曹哉。因購得
聖祖畊織圖四十六幅。曰。此亦居官教民化盜之源乎。君性精勤。雖盛暑流汗無惰容少患咯血。近在國子。適奉熱河校書之
命。君分得遼金二史。中多難字脫舛。君既夙勤職。又遭其諸兄弟連歲凶問。君篤至性。不勝其悲。精勞神傷。故舊疾時作。生平待人誠信周愛。於同鄉中死喪。如甯邑周君應元。鼎邑夏君鼎奎。王君天鎬。侯邑閔君鵬元。皆病卒京邸。蓋賴其經理喪事及運櫬。以此亦聞名見思於人。君以癸丑十二月赴官長蘆。至天津疾復作。遂不起。及次年正月十三日卯時卒。享年四十有七。妻周夫人在堂。男子一。佑孚業儒。女子三。長適名族。次季方許字。男孫三。代裕代昌代興。皆幼。君伯兄子承齡紹言。以丙午已酉繼舉於鄉。乙卯會京師。持其孤所述行實。求余為君家傳。余不敢辭。君於余為南北同年。余於辛丑春始來京師。時君未補國子。屬余為其伯兄五十壽言。云將以是秋南歸壽兄。余因引韓愈之稱歐陽詹謂詹居京師。其父母之心。樂見詹以養志為孝。蓋君父事伯兄。余故誦此為況其行。君亦以余言為然。從余聞君竟歸。省其兄於政和學署。嗚呼。君之學行一歐陽詹。乃其年壽亦一歐陽詹。而余前日之言。竟為君之死讖也。而君行義見於家庭孝弟信於

朋友。是亦可以傳矣。

適來子序

陸芝

水之起也，雲之浮也，塵埃之馳也，人事之象也，日星昱昱，敺解翳碨，是謂心微而事不役，觀於天下而得理，理不在天下也，心爲火，火空而發其光爲文之房，而天地川瀆蟲豸卉木之形畢著，吾特懼夫人之有心而遺之也。言者心之精也，知之而不以告人，爲不仁，告之而不善其言，爲不才。張子處于半畝之宮，楇蔬酌水，屏嗜慾，葆天真，浩然適然而有得焉，與變之動，不能已而有言，其於言也，有銘，有雜，有金石，有黼黻絺繡，有宮醴粟麵，有明鑑，有利劍，有旌旗之揚，非曰我欲盡以告人也，我欲告人而儆焉以善其言也，而言則已善也。言之中之所告者已無盡也，士之甚大之甚，吾聞若遠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象之奇也；紅采流離，燿沙煬渥，色之奇也；帝所閶鈞天，張幕洞庭之野，雷鼓大作，聲之奇也；元瓚湝淡，秬鬯豐融，味之奇也。出甲于甲，整頓于于，車車轟轟，攫挐鬭險，氣之奇也。求之張子之言具有也。抑昔者列子之御風也，不知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也。蘇門山中人之善嘯也，發響如鸞鳳，穴土編草，于世無求，亦無所觸其不平也，而逸韋公子賦之曰：精性樞研元奧。又曰：大不滂，細不沈。又曰：橫鬱滔潤，瞭眺清靄。且又曰：吟咏發散，繹絡離遠，漭蕩無累，離俗飄然，則嘯之德之微而功鉅也。

張子之言。其為張子之御風乎。其為張子之嘯乎。唐宋以降。笠澤之言淺而同之意率元真之理疏。碧虛之詞短。洎明則王之短長。劉之郁雜。何之問政。崔之翼士。振矣。而張子之力俱遇之。蘭之吹也。風被之也。嘯之雄者聞千里。雌者五百里。張子之言。其豈能拘之以方哉。信乎張子之心之微也。張子之善其言以告人也。昔人有言。願我手可分雲。願海水牀下不慍。願進崎釜石壁不礙。我向者未之能也。今讀張子之言。而我已能之也。然則我幾無以盡測張子也。

三閭大夫論

汪學金

古來忠孝之發於至誠者。仁而已矣。孔子稱殷有三仁。又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夫人不幸而遘君親家國之多故。必有所大不忍於其際。於是憂思鬱結之不已。而至於悲憤歌哭。悲憤歌哭之不已。而至於捐軀湛身。務求其心之安。而得乎理之正者。乃所謂仁也。故孟子論小弁之怨。亦曰親親之仁。觀乎孔孟之言。可以得萬世子臣不易之法矣。楚三閭大夫。以宗臣被放。不得已著為離騷。以寫其不容自疏之意。乃其君惑於讒諂。再世不悟。卒投汨羅以死。然則大夫之怨與死。始終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事。可不謂之仁歟。史遷所稱人窮則反本。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者。得屈氏之旨矣。若賈所云。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乃因賈生之文而有所寄慨。豈屈氏之所忍為者耶。果若所云。則亦戰國游士之餘習。其怨懟於君親家國之間。夫亦不仁之甚矣。又豈忠臣孝子聖賢之徒所宜出此者哉。至賈生以年少氣盛。為絳灌所沮。然漢文之賢。非懷頃之比也。長沙之傅。非江濱之遷也。宣室之召。非懷沙之殞也。乃始以躁廣折其銳志。卒以隕穫損其天年。未可謂之聞道。所云乘流則逝。得坻則止。徒虛語矣。固不可與屈氏同日而語也。聞嘗論人之處身不同。而所以處心者則一。或紆迴於匡時濟世之謀

或畢決於避世保身之計。此在疏逖之地則然耳。若夫故家世臣。休戚相繫。求所以自盡其心者。豈可不以屈氏為法哉。

蜀道紀程詩序

詩三百篇。多行役勞苦之作。皆切情而達於用。皇華之命靡及。出車之畏簡書。下及陟岵北山。篤念父母。蓋其時文武忠孝之士。出身以為世用。雖至經營奔走日不暇給之時。皆能隨分竭情。克盡倫理。後世學者。沾沾於章句聲律。講求得失。反舉經世切身之務。離而二之。既已無濟於用。甚至性情之地。轉益澆偽。其一二決謀建節非常之人。與夫宗族鄉黨所稱道無間者。或出於樸遬醇謹所為。論者遂以浮艷虛聲加於六義風雅之道漸矣。上海趙少鈍。為樸函先生令子。先生以部郎出參定邊將軍軍事。自滇移蜀。少鈍年弱冠。從京師走七千里外。省覲金川軍營。留十日即遣去。往返五閱月。得蜀道紀程詩一卷。昔人以蜀道難比天上。而少鈍更歷徼外諸土司境。澗陂之奇險。風土之俶詭。語言情狀之侏離而睢盱。十倍過之。烽烟茄鼓。不可久留。馬首已東。愁腸如擣。宜其詩之沈思鬱悱。愴然而有餘悲。未幾樸函先生。殉木果木之難。事聞。

天子憫悼贈恤如制。少鈍呼搶泣血。將匍匐入蜀。尋訪骸骨。余思樸函先生。以書生

稱詩吳下日。折衝盤敦。容止都雅。見者以爲發跡金馬之門。摛藻承明之廬。乃一旦任參佐。坐武帳中。籌畫形勢。瞭如指掌。及臨大難。則又從容蹈義。捐軀殉節。合於古藎臣之所爲。可謂奇矣。即少鈍以英妙之年。騰聲日下。爲三吳名士。而短衣匹馬。馳驅兵刃間。非獨意氣雄厲。蓋其至性有過人者。此皆得力於風雅者深。而益信詩之爲教。切情而達用也。孔子論詩。有云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若趙氏父子者。能事斯語矣。

山西天鎭縣知縣錢公墓誌銘

昔州守江公。以文教治吾郡。課士於學宮之尊經閣。月有常期。所造多淹博英異之士。維時先君子及樸園錢公。尤爲江守所器。試輒第一。數舉似其文以式多士。學金稍長侍庭訓。先君子稱公長於制義。醇雅雄厚。根柢經史。於是學金始知公之文章。旣而朱石君師。由晉藩內召。每指數山右屬吏之賢者。必及公。以爲悃愊簡靜。能得古循良遺意。於是學金始知公之政蹟。旣而公子敬熙元熙。就試京兆。與學金以詩文訂交。於是知公之事行尤稔。旣而公解組里居。學金亦以奉諱歸。得拜公於堂。旣而學金再以內艱歸。公已下世矣。今年學金謝病還里。公子承熙元熙來告葬期。出所撰行狀。屬以銘墓之文。旣不獲辭。謹銓次狀中事實。俾後有所攷焉。公諱文梓。字泗良。樸園其號也。錢氏系出吳越武肅王後。其從常熟縣遷太倉者。爲公九世祖道盛。

遂世為州人。五世祖槙。前明太僕寺卿。巡撫南贛。贈右副都御史。所至有善政。世所稱浩川先生也。高祖燒。贈通奉大夫順天府府尹。加一級。曾祖坡。候補中書舍人。祖袞錫。父渭。皆太學生。以公仕贈如其官。母張孺人。郝孺人。公郝出也。少有異禀。甫逾十齡。已盡讀十三經及史記漢書。長益肆力於諸子百家。所著帖括。雄睨儕輩。為名諸生。甲子領鄉薦。屢躓禮部試。垂二十年。始以大挑一等。奉 旨發往山西以知縣用。委署解州州判事。以艱歸。服闋。仍赴原省。先後委署定襄大甯兩縣事。以稱職聞。補天鎮縣。邑故邊地。歲常苦旱。公度地勢。測土脈。導桑乾之流。演迤以注於南川。境內之田。賴以沾溉。有大石莊者。與陽城縣接壤。水從陽來。至此湍急。傾瀉即盡。陽民遏上流以專其利。莊民爭之不得。奔控於公。公乃白太守召陽宰議。因請設牐。日夕更番啓閉。兩邑竝受其利。而爭遂息。邑之西北郊。為古戰場。積骨成林。封土以為義塚。無賴子挖土具僥。公瘞以深坎。繚以周垣。竝嚴其禁。公性慈厚。而治獄精敏。案無留牘。尤以扶良鋤暴為己責。劇賊張五斤子者。窟穴新平堡。居民患苦。惕息不敢發。公以計擒執之。窮治其黨。盜藪一空。公之署大同縣事也。奸民趙大閣羅者。虎於市。莫敢與校。公已耳其名矣。一日騶導出。方酗酒持刀。跳梁闤闠。立手重枷。臀肉盡脫。以鐵索貫巨石項鎖之。市民撫呼羅拜。其署保德州事也。甫下車。吏目某以監犯同時

越獄告。公曰。勿恐。去當不遠耳。即遣丁壯數十輩。飛騎伏某某處候之。薄暮悉縛至。無一脫者。公在天鎮。兩遇大差。一為土爾扈特歸順。一為班禪額爾德尼入覲。符檄星馳。供億山積。公先事部署。不激不隨。賓至如歸。而民忘其役。大府以公為能。將量移關南。蓋晉以雁門關為界。南肥而北瘠。公聞之。亟往謝曰。某久於是邑。雅與士民習。不忍舍之去矣。遂不果調。夫古人効一官。治一邑。必欲久處其地。以冀政通而俗成。而熱於宦途者。往往規畫閭井之殷富。料量物產之豐溢。擬脣而爭之。捷足以得之。其視棄舊民如土苴。去故官如傳舍。然後知公之異於俗吏者。其意量誠遠矣。公筮仕之初。中丞鄂公。方伯朱公。並以清操實政。澄敘守令。故公得以一意奉職。抒其讀書學古之蘊。久而公之持守益定。乃弗肯變其初志。假使後之大吏如鄂與朱者。知公之深而薦擢之。必有以盡展所長。公之設施。又豈止於此哉。公家居後。益以老成樸厚型於鄉。越六年乃卒。享年七十有二。又三年。葬公於州之二十四都一畨陽圩之新阡。以陸孺人祔焉。孺人為候選州同知陸恬女。賢能治家。前公三十二年卒。子五人。兆熙、敬熙、咸熙、皆先卒。敬熙館書議敍湖北沔陽知州。永熙太學生。元熙乾隆己亥舉人。女七人。孫八人。孫女六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銘曰。

錢氏遷業。世為鼎族。舄奕蟬聯。烺煌繡褋。公生其間。含英秉淑。廣業以勤。貞履維篤。

公之文章。圭璋在梐。公之材識。經緯在軸。阨於一第。弗售其璞。局於一隅。弗罄其蓄。留公有餘。光啓似續。穿山之陽。水澄土沃。余銘公墓。質而弗縟。懼失其實。重貽公辱。

海州志序

萬承風

古者太史陳書以觀民風。風者。倡于上。應于下。其間政治之隆替。教化之盛衰。自山川封畛。下逮田廬樹畜。往往于一章一句。得其大凡。史氏紀載之編。遂權輿于此。余奉

天子命。視學江蘇。古采風使也。下車伊始。即徵集郡邑志乘。以資見聞。陳編蕪帙其書或數十年。或近百餘年。風會所趨。月異而歲不同。而展卷闕如者自若也。唐陶山刺史。由名進士出宰江南。旋擢海州牧。以興廢舉墜為己任。其最著者。則如治甲子河以通地利。而民知有魚鹽。建石室書院以育人才。而民知有俎豆。善政善教。民方抃蹈而歌詠之。乃于簿書之暇。取百餘年未修之志。引今證古。網羅編纂。成書凡三十二卷。孟堅之裁整思靡。蔚宗之體大思精。粲乎各得。夫海州為古魯地。朐山亘其南。渤海環其東。鱗介充錯。秔菽載途。雖其後遷徙割據。廢置靡常。其形勝則古今不易。況我

朝甄陶畜毓。涵孕陳滋。官斯土者。循良撫字。風會蒸蒸日上。陶山此書。即政教之易行。識風謠之可采。循吏三異。不又與良史三長。共流傳不朽也哉。學使徽誠海州。向附淮郡。據登渡河。遠者且四五百里。陶山自書局告竣後。復采眾議。奏設試院。使者因是得親履其境。不特地與物產。纖悉周知。而且里巷弦歌之聲。洋洋盈

耳。他日者。就采風所錄上之 朝廷。于以見表海泱泱。餘風未艾。而賢司牧所倡導而玉應者。其報最為何如也。

岱覽序

使者銜 綸綍。駕輶軒。出岱山之麓者數矣。郵傳數迫。又每在炎官火繖中。登且不暇。遑恣覽焉。嘉慶甲子秋。典試此邦。旋奉視學 命。嚴冬肅息。春融至泰安試畢。擬減從出城一登。適聞慈舸南來。亟思赴沂兗迓覲。不果。是夏。又即 召還。與山且日遠。竊憾于此山竟不識真面目。登臨之緣。莫慳于此。今年按試來崇川。唐陶山刺史以手集岱覽一書出示。扃門下幕。披而讀之。盪胸之雲。起于几席。落掌之星。納諸襟帶。喔喔有天雞鳴。躍躍作獅子舞。時而霞帔袳襬。揖仙人于振衣之岡。時而松濤颼颸。坐隱士于凌虛之洞。惝怳詭譎。倏忽千狀。蹶然起曰。此宗少文臥游之樂乎。迨終篇。又怡然于蒐輯之富。譔述之工。油油乎發抒其性情。而是書非可以一覽盡也。陶山自東郡趨庭。北堂隕萚。岱之旁支。松楸翳嶺。佳城在焉。廬墓既久。嗣席綦比。蓋起居寢饋于茲山中者有年矣。于是乎研精覃思。裒成鉅集。有滑龍飛虬以鼓其膽。有雲花玉液以漱其齒。有沐日浴月之精光以昌其氣。有騰霧蒸雨之幻迹以拓其胸。陽嶐陰麓。乾端坤倪。甯惟區區江山之助乎哉。余齒齊陶山。濟勝之具亦不弱陶山。乃

轍迹所過。迄不獲上登封臺。讀摩崖字。塵鞅羈我。山靈拒人。可嘆也。顧未登是山。猶幸披是集。筆墨著紙。元氣淋漓。煙雲入毫。真形縹緲。一覽衆山小。余于陶山之巔覺得之矣。

跣足傭者傳

跣足傭者。楚人也。隕其姓。才高其名。少孤。鮮兄弟。窮不得活。去之蒲州東南長茅里。終歲傭人以脫于饑寒。跣足役作。雖峰崖荊刺中。履蹈如坦途。無所苦。人以是嘩呼跣足傭者。傭狀甚癯。蓬頭垢面。膚如漆。攤敝衫補綴。綫紉纍纍若蟣蝨然。嚴冬無袜褲。披稻草藉地而寢。嘗暑月從客宿館舍。客張帷夜半苦蚤不得寐。起燭之。則傭方倚牆壁齁鼾。雙眸炯炯。恣蚤嘬喝嚼噬。客叱曰。獃子何不揮之去。傭笑頷之。睡如故。生平不葷不飲酒。不畜妻子。其傭于人也。日取十錢。多與之不受。暇則閉戶掴屐。三四日不食。亦不饑也。掘土納錢。積月檢視。遇廢疾饑寒者。出投之。往歲傭冒暑嚙毛竹山。喝甚。求飲不得。幾死。適刈薪者憫之。斷節抹汁以甦。傭歸盡發所藏。即其地搆亭。日煮茗飲行者。又廣其惠于它地焉。一日余散步東皋。見傭披髮持長鑱。襍衆中。芟人田。衆再休。獨傭俯首芟穢。刨鋤不輟。衆困止之。固勿聽。衆怫然。既相與斥之曰。吾儕與子俱傭也。傭無常主。吾儕食倍子。取又倍子。而人卒不聞異視子。然則子何

太自苦為。傭曰。然。子輩所求乎人者誠是。雖然。吾性拙又衰。得飽一日腹。即竊一日力。猶懼怠事獲天殃。敢舍業嬉乎。今子輩不已之求。而使吾效尤可乎。言訖。愈執業不輟。余心其言。因從人得其生平行事如此。

適翁說

屈爲舞

適翁者何。屈子芷香新署頭銜也。翁年六十有八。旣老且病。謝絕塵緣。期以委心任運。自適以全其天。於是爲之說曰。天地之生人也適然而有我。我之生於斯世也適然而遇　聖明之朝。太平無事。得以優游自適。數十年不見兵燹水火之災。此豈非天之適我者然乎。當余之少也。受父母怙恃之恩。蒙諸兄提攜之力。幷師長教誨之功。迨旣壯而往。奉我者有妻子。供我者有饘粥。其順也。其常也。是我之幸也。其逆也。其變也。是我之不幸也。要皆天之適我者然也。且天之生我。而與以讀書之資。多其暇豫之日。又益之以久長之歲月。天之所以適我者厚矣。而我不以其厚也而適之。可乎。飛鳥之翔也。適乎寥廓之天。游魚之樂也。適乎濠梁之上。推之天地間。一切功名富貴。榮辱得失。無非適然之事。當之者每不能舍是而別有所適。而我又何適乎。海上有塞翁者失馬。曰安知非福。及其得也。曰安知非禍。其得乎適之意者深與。古人有言。人生貴適志。我今日以後。期以清閒自適。以詠歌自適。甚者以睡夢自適。總之無失乎天之所以適我者斯已耳。因自號曰適翁而系以說。

嫁娶說

丁杰

古者嫁娶之期。言人人殊。一為年之少長。一為時之早晚。今合經傳考之。男自二十至三十。女自十五至二十。時自季秋至仲春。自仲春至仲夏。皆為得理之正。大戴禮本命篇。男八歲而齔。十六情通。然後其施行。女七歲而齔。十四然後其化成。此舉其端言之也。儀禮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禮子不殤父明男二十為初娶之端墨子曰。昔聖王為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王肅述毛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此舉其中言之也。周禮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大戴禮本命篇。中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禮記曲禮。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內則二十而冠。三十而有室。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尚書大傳。孔子對子張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穀梁文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此舉其終言之也。荀子大略篇。及韓詩傳。古者霜降迎女。冰泮殺止。家語本命解。孔子對哀公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禮運。孔子語言偃曰。冬合男女。春頒爵位。此家語之禮運詩衛風。將子無怒。秋以為期。邶風。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此言仲春以前也。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禮記月令。元鳥至。以太牢祠於高禖

詩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召南。言采其蕨。亦旣覯止。厭浥行露。謂行多露。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豳風。春日遲遲。殆及公子同歸。倉庚于飛。之子于歸。鄭風。零露瀼瀼。與子偕臧。白虎通曰。嫁娶以春。此言仲春之時也。詩召南。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此言仲春之後也。摽有梅詩序。以爲男女及時者。主乎年之少長。唐風綢繆。與摽有梅相類。序以爲不得其時者。主乎時之早晚。陳風。東門之楊。序以爲失時者。意重男女多違。不止論年之少長。時之早晚也。大戴禮本命篇。又云。太古男五十而室。女三十而嫁。不能行於後世。大戴逸篇。文王世子篇。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左氏襄公九年傳。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所以廣繼嗣。大夫以下。不得同之。內則曰。女子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非嫁娶之常例。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則年之少長。或取其相當。而時之早晚。亦所不計。今由孔子對哀公之言思之。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則無在二十三十之後者矣。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亦無出於十五二十之前者矣。羣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子窮天數也。則無在霜降之前者矣。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於此。亦容有出於冰泮之後者矣。知此則詩之言嫁娶者多端。可一以貫之矣。

荀子論

王元文

荀子大儒也。徒以性惡一言。顯與孟子戾。至今以為口實。與告子同譏。憾士君子之立言。可不慎歟。然亦恨執其辭以詆之者。不原其意以求之爾。蓋孟子之言性善。即尚書所謂道心也。荀子之言性惡。即尚書所謂人心也。夫天下之物。皆不能無相為對待者。故天有陰陽。世有治亂。事有吉凶。體有小大。而性有善惡。惟其有二。故消長剝復。相為循環而不已。而要以正則扶之。邪則抑之。使陰必從于陽。亂必歸于治。凶必趨于吉。小必聽于大。惡必化于善而已矣。故耳目鼻口之欲。縱則仁義禮智之德亡。然德固易亡。欲固易縱。必有孟子之說。始知道心不可不為之主。必有荀子之說。始知人心不可不為之制。夫其言曰。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惟人之性不盡出于正理平治。故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制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于善也。不然。則强者害弱。衆者暴寡。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然則荀子之意。豈如莊子之徒。以聰明為淫。以仁義為失也哉。惟性之善。故不可無先王之禮樂政刑以導而安之。亦惟性之惡。故愈不可無先王之禮樂政刑以防而遏之。故曰檃栝之生。為拘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是其言若與告子類。而其意迥與告子異矣。氣質之說。出于宋儒程子

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夫孔子不曾言相近言不移乎。彼荀子與揚子韓子之言。大抵指其出乎氣者。特未標其名耳。然而輕重之間。不無倒置。如孟子之說。則據其先者自可見其後。如荀子之說。則據其後者不免忘其先也。夫人讀古人書。當平心以論其非。固不能為之諱。而以一詰之疵。沒其本衷。則亦過矣。東坡論荀子。謂其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觀其稱十二子。而子思孟子與墨翟諸人同非之。是其抑揚誠為任情。而性惡一言。亦由立異之思。好勝之氣。故為相抵之詞。夫其意之所歸。果何嘗有戾也。噫。荀子不能平其心而詆孟子。而宋儒亦不能平其心而詆荀子。自宋儒以後。左朱右陸。門戶紛紛。又何可勝道哉。

上山東廉使明甫陸公書

元文讀老泉與歐陽內翰書。其于歐陽范富余蔡諸人。固未之識也。而言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于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于當世之賢人君子。及乎范公西。富公北。余蔡皆分散四出。則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又讀紫陽與王龜齡書。言國家所恃以為重者在乎人。是以聞天下之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乎其人為歉。又言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已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哉。夫紫陽固聖人之徒。而老泉

亦豪傑之士也。而其持論如此。然則士之為學。其所相慕相取。以砥礪其志行。磨礲其事業。奮發其文章。必非如雲萍之泛泛相値。而曰我師我友云爾。度其人足以相印而相合。又足以相助而相益。其得之則有以自壯。其失之則無以自成。而後其求之也誠。其事之也篤。然而稱此者。一代或不過十數人。同時或不過三四人。而又或隔以千里萬里之遠。即幸而不隔以千里萬里之遠。而出處殊途。名位迥異。無作之合者。則雖近而亦泐不相接。且有作之合矣。而取其人之所棄。稱道之不得其實。則合仍如無合。况幽潛之士。沈伏草野。守真抱璞。有無由而窺其底蘊者。故往往在同世。而反不若異世之人可以讀其書見其心。而忻然如與之遇也。元文生長于黃家谿。後遷平望南之吳盤邨。今又遷梅堰西之廟頭。去閣下之居。不過數十里之間爾。而閣下久京邑。與樞務。今持憲海疆。元文則浮沈鄉校。垂二十餘年。近始貢成均。而跡猶滯鄉里。家貧甚。一甑之外。它無所措。亦嘗逐時好。役役舉場中。顧其閒輒欲心追古人而從之。而于當世之士大夫側聽于下風。求其志行事業文章。可為師法者。于閣下不覺躍然也。元文于十五年前。見閣下詩三卷。以為清蒼有骨。迥異綺靡之習。後有人傳閣下毀其雕板。流傳它所者。輒索而焚之。述之者以為怪也。而元文于是歎閣下之所得深矣。又聞閣下篤志經學。嘗客叢集。攷論不勌。又聞有　國朝古文

之刻。其所收皆理學經濟之文。有裨實用者。元文尤亟欲索而讀之。而尚未之得。然于此已識閣下用心正大。實知所以為學之要。其文辭之富。才幹之敏。聲績之着。皆其緒餘爾。夫士習之弊甚矣。其可為悼歎者。今亦不欲盡言。就其中剛謹自好之流。不過俯首帖括。揣摩機調。而號為古學者。掇拾館閣之唾餘。效漁洋定山之聲口。而彷彿其一二。已自有名于衆。其于天人性命之微。興亡理亂之原。制度典章之要。復以為不切于時用。而迂之。而棄之。夫迂之棄之誠是也。及乎居官涖政。而行事無本。不足恃以為重。至其甚而可為悼歎者。又有不欲盡言者矣。於此不有鉅人長德數人者。化導于上。將何以挽其敝而端其習。此元文于閣下所尤惓惓也。然竊有疑焉。未同而言。子路所譏。易卦六四應初九者多吉。初六應九四者多凶。豈非以上之求下。有虛衷之美。而下之求上。有干進之嫌故。令元文于閣下。無相識之雅。而所言如此。不以為諂。則以為狂。然而輾轉思維。生既同時。居又同邑。其志尚可以印合而自壯。其學問可以助益而自成。而閣下無以知元文。元文亦無以自通于閣下。懷小嫌而棄其大益。非所以自待與待閣下者。此所以誦老泉與紫陽之言。輒敢進其說于左右也。癸巳冬。巽齋錢大尺以閣下命索元文詩。時錄古近體二卷郵寄。想早呈閱。皆十年前作。雖可見志。而多規橅之迹。以未能已出為憾。惟制義差堪自信。然此固不

足道甚。欲治經史。而質頑鈍。體又多病。不能廣覽。嘗心氣稍定時。若見其意有深契于中者。今茲欲附漕船至東省。冀承閣下之教益。擴所未聞。得遂事賢之願。何幸如之。尊處屬吏。惟計籌山為舊好。故介渠以申達鄙意。昔曾南豐上范資政書云。士之願附門下者多矣。使鞏不自別于其閒。固非鞏之志。亦閣下之所賤也。元文非敢鞏之自別。而所以欲親之意。則有類焉。干冒尊嚴。伏增惶恐。元文再拜。

小信天巢詩序　陳廷慶

信天巢者。宋菊硐處士九萬翁自顏其居者也。處士論詩。古以漢魏為宗。律必開元以前。蓋自信其得於天者真。而復讀書勵志。訪游名山大川以佐之。故氣厚而詞雄。為一代宗師。不事進取。以淡遠蘊藉。自擅風流。亦取鳥之名信天翁者以寄意也。山陰學博陳君寶摩。系出處士後。以名孝廉游日下。讀書郎齋。未嘗策蹇驢日走長安道。尤肆志聲詩。識者稱之。教授越中。成就博士弟子員。各隨其才器。而律已甚嚴。不苟取與。越之人士。以為有菊硐之風。嘉慶九年。余講學蕺山。六月八日。率諸生祀念臺先生。並系以詩。學博起而言曰。是會也。過蘭亭遠矣。右軍崇清談時。骨鯁讜議。不合於當世。因以彭殤齊視。自全其天。而少師獨具達天之力。卒不得已。從容授命。蓋天與人以性。其動者為情。情不離性。而與天合。人譜一書。所謂率其性之真。以去其情之偽。以之論學。即可以之言詩。余既韙其言。今學博以詩屬敘。余惟處士爲武烈王仍孫。紹興間科第繼起。而獨拼鈋詠歌。遺墨之存。世幸有傳。元姚牧菴承旨敘言。爲其子若孫者。當景仰而甚之。溯前明中葉。由渤海繼穎川。為名公卿者。多有哲嗣。雲伯復舉於鄉。學博遠紹祖武。食報於天。確有以見其克自豎立者。鹽官王蕣舟過訪。言其少學選體。得漢魏意。又見其引纜濯足扶桑國。知策六鼇。招三辰。舉頭天外。信

之有素。品其詩。亦可品其人。從來文字之緣。亦結於天。處士遷海昌之巖門。其先世實居越。學博家海鹽。作校官。來山陰。與蔣瑚隱隱符合。夫漫畫之鳥。終日不得休息。而信天翁凝立不移。與之同飽。詎謂箇宿之盤。不與五鼎均耶。學博亦自信其學。勿參以人焉可矣。

前游桃花源記

庚戌之夏。余奉命出守辰陽。秋七月舟抵沅江。捨之而陸。經行桃源山下。時當雨餘。積陰未散。肩輿至八卦亭前。曾雲松上人。導登山腹。入大士堂。禮其像。攀蘿躡磴。循竹逕而東。登頓迴汲。北折至洞口。見兩崖絕壁。石扉雙扃而已。洞前泓然為池。窈然為溪。伏流涓涓不絕。泉籟懸空。綠陰夾路。萬緣為之俱斷。由遇仙橋而下。回瞻林巒。愕眙恍惚。迥出塵表。仙乎否乎。豈不得而知也。洞之崖略。前人之記與詩已備。其敢於淵明摩詰昌黎之後。復辨其神仙之有無。漁人之真偽耶。竊謂陶記所稱。林盡水源。便捨舟從口入者。何如其易。今挾白馬江。距洞口數十丈。古今陵谷海桑之變。故自不同。後之人又何從信而徵之。且陶令有言。讀書不求甚解。讀古人書如是。讀淵明之詩與記者。亦當以不解解之。則漁人之真偽。神仙之有無。疑固無庸。然不知古人寓言所在。而遽信實有其事。又不免為古人所愚矣。摩詰因陶記而為詩。曾有成作。

作詩中之畫觀可也。昌黎斥為荒唐。形諸諷詠。當與諫佛骨表參觀。佛可闢而仙又何不可闢耶。憶余曩者司鐸淮上之桃源矣。地濵大河洪澤間。濤衣沙刷。浩浩千里。視此倚山為城。人煙稠遝。樹木葱蘢。望之亭亭如在天半者。毋乃儗非其倫。不知淮上之邑。即宿遷之桃園驛也。後人誤園為源。此與武陵漁者所見之桃源。本不相似而落英芳草。僅得之卧遊間耳。一旦出麾過此。駐軟輿。窮幽勝。余願始遂。若有夙契者然。惟是昔為儒官。今領郡符。昔對黃河之奔渾。今探古洞之瓌瑋。從此溯洄而上。以闢二酉石室之秘扃。或境異而名同。或迹分而心合。如夢如幻。忘路之遠近。即以余為武陵之漁者也可。

後游桃花源記

癸丑夏五月。歸櫂星沙。小泊朗江鼎城下。循驛路以行。是日為竹醉日。其夜肩輿秉火。行三十里許。迺至桃源候館憩焉。館人具饌畢。酒醲興發。思乘明月。再訪桃源。以補前游所未逮。適賀建亭與余偕行。訪其大阮某塘於縣幕中。稽留不果。翼日侵晨。訂賀氏竹林同游。暨馮心白百門昆弟之客於桃者。挈之以往。酒為鮑明府鷺江所置。惜其在省。弗克預焉。山僧從杉竹間迎。殷倩嚋叢。導余由遇仙橋入。竹香泉韻。翳如濯如。瑣碎琮琤。物情如昨。而小白萬紅。已不復可睹矣。游既訖。歷禪關下。尋丈階。

午憩陶祠。僧曰。此新葺者。為余汲泉瀹茗。蔬飭廚。飯罷。與更豪逸。遂題詩以詒之云。竊謂林泉之勝。味美於回。最者秋山新淋。獨領異能。今與二三朋輩。或騁花驄或坐兜子。從梅溪甘溪而上。緣蘿挹爽。萬象澄鮮。渡江而東。嵐重岫複。澗壑沖深。三年之間。問津而渡。雖風景不殊。而其氣候之陰晴。與夫游人之衆寡。故自有別。他日者。僕為一夕之淹。禪林夢覺。戴吾撐船洲歸鶴峯諸勝。則又補茲游所未逮。逃乎禪而近乎仙。方將笑天台之不容再訪。入海之求藥不還。又何必刻舟求劍。若南陽高尚者流。欲窮其源不得。至於鬱鬱以終耶。東坡詩云。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洵乎仙源何地無之。而仙骨不盡人而有也。蓋必具此理解。然後可與議淵明之文。識淵明之詩。而後可以得淵明之意。自賦歸去來辭。而五柳先生亦一秦人而已。文嘗和陶自為之敘云。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淵明止言先世避秦亂來。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舊說南陽有菊水甘芳。居民飲之。壽至百二三十歲。蜀之老人村。有見五世孫者。不識鹽醯。而谿中多枸杞。飲其水故壽。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則已化為爭奪之場久矣。天壤間若此者甚衆。不獨桃源。坡公斯言。蓋因仇池之夢。證以王仲至所見。而不覺恍然悟也。余亦嘗黔安之境。岡嶺相屬。大小巖室。百七十有奇。而其尤勝者。若沅陵之妙華玉華。瀘溪之玉田金井。

辰溪之大酉丹山。溆浦之楠木朝天。乾州之太虛到歌。爛泥鳳凰。永綏之黃蠟楊楓。觀音天然。或積書千卷。或可藏萬人。或窟靈宅仙。或發霤噴雪。莫不可耕可釣可居可游。奇詭幽深。殊難名狀。以視陶公之所稱。僂指難數。即以溆浦之桃花圖。乾州之桃花洞言之。紅豔燒春。朝霞醉眼。設令漁人見此。當更應接不暇。而惜其未及問津。不能詣太守而一一告之也。余既重獲勝游。因採坡公之說以廣其意。且以質諸後之游此洞者。

送陳秋士縣丞試用湖北序　　武億

兩湖自劃隸南北。其屬湖以北者縣凡六十。而縣有丞僅二十有一。故丞之職雖屬于令。然非居要衝者。卒不備是員。備員而隸領缺者。惟于縣有四。然則令之丞。豈猶與夫昔之世共以相訾謷者耶。嗚呼。秋士行矣。官卑也。于分無所不宜盡。況又初試于事。其勢未以倉卒遽責之效是其需時也與。其勉焉以稱者亦易力。時暇而力稱。其為余所望者。以故尤專以切。然余與秋士。自始相識至今且十年。秋士率謹默專一。詞吶然如不出口。故以余之狹中悻外。又與之游者。不能不為之意盡。固謂其質之良也。今獨不幸早為是官以去。是故其去也。官既為丞矣。勢不得不軋于令。而令亦不容其所屬者輒以言犯之。于是令欲奮威屬氣。鉗制一方之口。則丞雖公言之。必投其所怒。至敗裂不可為以去。故為秋士者。官于是以攜其向所自有之具。逡巡奉教。隊而朝夕出入于長吏之下。固其宜也。嗚呼。秋士宜于此矣。如予尚何言哉。

贈奉直大夫高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承定。字靜庵。上世當明初有諱德仁者。自襄陽北遷。占籍令汝州之郏縣。凡九世。至府君。府君生四歲而父歿。貧無所存濟。從季父員合爨。未幾入鄉塾。聰穎强記。嘗冠其倫。然平居輒私念吾幸漸已為成人。而諸兄弟皆操作苦終歲。吾獨事學。

遂請諸季父願廢書。不聽。比年十八。王宜人來歸時。季父家益頹落。府君因泣言曰。兒今授室有婦矣。奈何不自治生。長以累季父。由是始奉母別居。居數歲。諸昆弟從子悉失其故產。府君即出所分地與之耕。耕無資矣。府君又置牛犁種具。一切所需餉饁田間之費。為傾橐助之。至數困之不厭。府君少既孤。長尤力為刻身持約。取節于己。而專意振施。其于度人之急。必如其自所急。有妹適同里張自彊。早寡。遺一甥。府君為經紀其業。出自發遺金轉貸。輒為人所負。府君秘不使妹知。而身自代負者償。亦終未引慼也。乾隆三年。遭母郝宜人病篤。屬府君曰。汝家世故儒也。而汝父早背。吾未亡人存以望汝。令汝又廢業。奈何。汝苟能自度。必勉終吾之志。遂卒。府君則大痛泣咽不成聲。終喪哀毀。益欲向學。而貺然莫知所從。于時府君年且三十有五矣。往時持生計。精力已耗亡。至是苦研誦。日夕不暇輟。然終卷輒失。益悼恨成心疾。居恒忽忽若狂。所知者憐之。謂曰。君毋自苦。凡學以學為人也。即取近所傳刻書。其中多採司馬溫公及朱子所語。號為簡明。令府君讀之。則頓解。疾亦良已。其後談笑坐臥動止。必依仿而行。行閭巷。見聞者執手於道。府君輒排解。出語人多愧悟如失。傳一鄉以為善。家故居郟城北之高家樓。地接大劉山。大劉山。古所謂龍山者也。山多溪水。迤漫回縈。自所居之後。下流與汝水合。府君行衣短衣。履草屨。日緣山坡上

下縱徼自娛暇則泝流數步溪閒或垂竿竟日危坐無所得意恒若適歲晚疏豁喜
自放如此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十二日卒年七十有一其年冬十月日葬大劉山新
塋之次先是王宜人卒於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年六十有四至是合祔焉王
宜人性純孝亦喜施濟遇貧病老媪日丐門者丐之未嘗一人缺也事夫無違言勤
力持管鑰四十餘年如一日教子女尤有法繼室朱宜人撫諸子如子後以子迎養
脩子特薄宦不樂居京邸遂歸歸五年卒為今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也年
六十有九子三畏既聞訃將歸以今年冬十月某日奉朱宜人之柩啟窆從葬乃以
舊無誌墓之石亟請于余且泣曰先人質行而殁世不耀于後必得如子篤論不誣者
銘之乃宜余與三畏庚子同年成進士今官已階五品有聞于時宜將求顯者銘其
先人之藏而獨屬余余焉可辭謹案狀府君曾祖諱雲蟄祖諱越父諱贊以孫貴
貤贈奉直大夫吏部考功司主事母郝　貤贈宜人府君亦　覃恩贈　如子官及
　贈元配為宜人子長三傑次三畏現官吏部文選司員外郎次三奇縣學生女二
長適曾璘次適任思禮孫廷策廷試嗚呼府君以孤露用自成立存不及顯而終乃
食報于子其宜銘也其銘曰
學不慕仕兮澤以貽厥子既永終藏兮福則始

國子監生李君合葬墓誌銘

乾隆丙午歲夏五月。李君遘疾終於寢。越明年。配宋孺人亦相繼以卒。其孤子州徒跣號泣。謀所以歸二親之柩者。乃于今歲卜地合窆新塋之次。先期命其弟渡走清化。往返幾千里。再拜奉狀。泣以請銘。蓋予初哭君喪。即心諾而銘之。至是忍不如請。按狀君諱鑛。字異凡。號松亭。其先范氏。自宋世居登封。為著姓。迨明中葉。有諱尚者。還魯山。遂別族為李氏。君五世祖也。君曾祖諱明。鴻臚寺序班。祖世柄。歲貢生。父㙐。附監生。晚無子。因置側室。景孺人始舉君及弟鋭。故君七歲而孤。當君父之存也。家故饒財。性尤倜儻。好推解。無所擇。悉委之于人。比身歿。業遂中落。而君兄弟方弱。益不支。乃朝夕務拮据勤勞。畢力以持門戶。年十七。入貲為國子監生。與幼弟依日相慕愛。事景孺人。曲折得其歡心。後景孺人既卒。君五十餘矣。歲時饋奠。必親飭潔。伏地一痛。如始喪所生者。閒與兩子言之。亦未嘗不流涕也。其篤于孝如此。君姿貌沈毅。目炯然射左右。望之屹不可犯。然性獨樂易。好與人酬接。庭前蒔老梅數株。多叢竹菊。雜花卉。身自灌漑。有老松偃僂如龍。蒼髯壓屋脊。君顧之而嘻。輒盤桓其下。號所謂松亭由此也。暇則募繪事。酒酣引筆。落落自憙。或劇飲歡甚。與好事者校棊弈。大相娛樂。以故人多愛從君游。有梁姓者。依門下。未幾以他事被繫。君身在任。而慕

潛逸去。蹤跡莫可得。幾為當事者所中傷。君益不置意。而好客如故。他日。君獨游縣之東山。遭羣惡少。脇掖一少年。少年左右顧。趦趄不前行。詢之則羣惡少出穢言。欲行強汚者。君大怒。徒手搏數人。盡仆。奪少年以歸。遣僕謹送之。固近村田家子也。君負氣而尚義烈。其遇事奮發類如是者。多傳在人口。嗚呼。君行誼有似于古人邪。君配宋孺人。淑慎持婦儀。勤于生事。相君克復故業。積纍至三十餘年。尤應銘法。君生雍正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十日。年五十有五。孺人之生。當雍正五年五月二十日。其卒為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子二。長州。縣學生。次濂。女五。長適陳履謙。次適林世榮。次適丁丈光。次適師公麟。次適王錫嘉。孫一。格。君初為二子擇師。遂至偃師。從予游。或阻之。君奮不顧。堅命卒業。聞自學所歸。必課問師云何。二子遵循具以對。則大喜。以故君視予尤莫逆。予游長沙。往還皆主君家。歲後將至京師。復迂道與君昆季連日夜樂飲。一夕飲滂醉。君忽忽不適。指濂泣曰。是兒當遂隱庶其學之成也。顧某老。旦夕不忍離。奈何。予為數寬慰之。乃已。嗚呼。今二子學幾成矣。其益表君之阡。君何憾也邪。君先塋地迫隘。不可以容窆。故改卜于縣西宗家莊北原。其葬期實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歲春三月二十日。計予與君甲辰相識迄今方六年。而始終生死之感如是。是益用自哀也已。銘曰。

巢於巔毀復完若翼之起天不恤噫乎君之生可死君實克為子君實克為子是惟有子終君死

李仲謀墓石誌

故友李君坊字仲言後易字仲謀籍祥符入開封府學為廩膳生乾隆乙巳夏四月二十五日以疾卒年三十有九予未及走赴踰歲過其家當君之忌日與君知交孫偉卿張西園會哭若初喪之者君方十五六歲時伉俠慕交遊與兄敬堂知名于世敬堂行修潔動必以禮法而君落落喜事數與人接喤然大言竊比古倜儻非常之節自為矜詡由是人多歎其奇然性尤簡易奴視其儕伍不一置意居常佯佯不適欲求四方得友有風烈者一當其人或以某告君趨見而返恚曰向殊妄聞此輩徒一行尸耳乃勞某過從邪他日君在京邸鄉人官廣平者慕君邀君主其幕不合意棄去間從李西村官所前後幾五年自西村初署縣事及得補實君恒不避嫌怨為之左右其童奴僕御胥吏外內聽役日有常約違輒痛繩之或有驕頑君手扑其人一署欽噎莫不屏攝後西村以憂去君于交代委悉强力綜練條分簽疏事覈其實以故與後事者忤至詬厲不少顧藉俾西村幸無累然後自謀歸策蹇走三千餘里轉貸以抵里門至是亦倦于游矣癸卯冬十月聞兄在京師疾亟即馳赴旬餘兄奄逝

君既謀歸兄之柩。奉母及弱小南返。迨營葬畢而君已感疾。形深削。雖不酬應人。獨喜與余言。夜分嗽液很藉喉間咯咯漸如嘶。猶不返內室。予强之去。戒明飄來予坐隅。馳辨如故。數日予告歸。君以所畜馬命僕護送。予謝馬。君笑曰。猶集苗畜邪。吾謂此馬辛負老統生不虛作馬矣。勉乘之何如。老統者。予舊字所知呼之脫口多如是也。予別後。歷長沙越歲歸。聞君病。遣人走視之。君答書。字跡詰曲。不復可次。獨其畧云。某幸依君言。今遂獲殁于牖下。終死不敢忘于心。悠其語。歎仲謀竟不起邪。未幾果卒。初君在京師謝弔者。當過一顯人。自具小柬書名投其門。竟去不顧。人多以是非君。君曰。吾狃野習。安識所謂士大夫禮。且如公等揖。即謹易手本。亦與今外司道府謁尚書同儀。獨非僭邪。禮不下庶人。吾諸生何殊于庶人。幸勿復言。聞者聳服其挑。而不知君固負氣以詭詞解也。君曾祖溎根。江西瑞州府知府。祖松乾。候選直隸州州同。父燿。徙嘉縣縣丞。自君之兄貴。並 贈君祖父朝議大夫刑部江西司主事加三級。君元配周孺人。繼王孺人。皆先卒。子大軨嗣君從兄增。周孺人出。次狗兒。君遺腹生。今王孺人出也。女二。幼未字人。以某年月日。葬君谷家莊先塋之次附稷嘉君墓之右。嗚呼。予交君淺也。然得識其與予所目知者。亦足以見君已。

理數論

王友亮

為善不為惡。理也。為善惡有報。理而參乎數矣。為善惡其報相反。或竟漠焉無報。則純乎數而理不與焉。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謂善報也。有遭命以謫暴。謂善而惡報也。有隨命以督行。謂如其善惡以報也。理與數兩不相蒙。時而同。時而異。天且莫能自主。況于人乎。故君子不言報。以為有而善念已紛。以為無而善機將沮。中人則不然。旦見一善而望報于夕。暮聞一惡而望報于朝。遇之久而弗至。則慨然以疑。至矣而或與望違。則翼然矯激之論作。善而禍。奚樂為善矣。惡而福。將競為惡矣。于是有曲為解者。曰非禍也。欲永其名也。非福也。欲厚其疾也。嗟乎。是皆執理之宜然者。測數之所不盡然。安往而得合哉。譬之農夫植稻粱。理也。或遭水旱而無穫。則數也。場師去荆棘。理也。或值雨露而成林。亦數也。苟鑒于此。舍稻粱而培荆棘。其可乎。理主常。數主變。君子道其常。荀卿曰。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如斯而已矣。

毀譽論

天下胡然而有毀也。又胡然而有譽也。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益振古如斯矣。夫君子者。秉好惡之公。行褒貶之正。善惡悉如

其量而止。無所謂毀譽也。平人稱一善。斥一惡。而少溢其辭。毀譽矣。猶未甚也。至於小人極力以媚人。銖善而鈞石之。恐弗當意也。并取其未有者虛奉焉。是譽而已矣。極力以誣人。寸惡而尋丈之。猶弗快心也。并舉其本無者强加焉。是毀而已矣。一日之內。進諛而退誹。一人之身。昔恩而今怨。毀譽交相用。而黑白愈淆。雜端甚機。卒也百犬吠聲。三人成虎。其禍遂中於天下之君子。孟子謂說詔不可與居。管子云。訾讆勿以任大。蓋逆將來必有東漢南宋之事。而欲杜其原也。吁。可畏哉。然則為所毀譽者當何如。曰譽而喜。毀而怒。庸人也。譽弗居。毀弗校。達人也。學人則不然。聞譽加修其未至。聞毀預絕於將來。夫毀譽但能動庸人耳。有達人而其技已窮。有學人而其風可息。

丹朱不肖論

世傳丹朱商均皆不肖。商均事不載於書。獨稱朱曰嚚訟曰傲虐。似無可解免者。然余嘗綜其行事。而知朱始雖不肖。繼能自怨自艾。卒歸於善者也。何以言之。唐堯時。讜言進於朝。直言行於野。無所謂阿諛避忌也。朱既不肖。在廷諸臣。豈無一言。侍堯自言而猶有啟明之對。彼放齊者。豈出吾衛瞿周王軌下耶。殆嘗有見於朱之能悔過遜以尊賢。尚足以守天下也。夫太甲不順。一伊尹猶能正焉。況加之師師濟濟者

乎。且朱果終於不肖。舜又奚爲而辟之。將謂僞爲此辟。則非聖人所爲。將謂傳之非真。則有庫之放。瞽瞍之朝。孟子皆辭而闢之。而獨舉此言。知其必有所據矣。或曰。朱既悔過。何爲不立。曰不可也。堯子九人。未必盡出於不肖。擇其次而立之。舉廢而堯興。猶夫前事也。即令舍子傳賢。若稷若契。皆德爲聖人。貴爲介弟。顧必委諸窮蟬庶姓何哉。當是時。下地之百艱未靖。滔天之九載方殷。堯以救天下爲亟也。封惟大聖人始克當之。子與弟皆弗克。於朱何有。其卒歸於善何也。曰上古之臣。豈尤共工。尚有覬覦神器者。矧黃帝迄堯子孫相承六世。至朱而身失之。此必不能平之勢也。退不肖之性。積不能平之心。南河之辟。適啓亂階。丹水之封。必萌異志。乃恂恂焉入奔父喪。出守侯度。舉天下之重。讓之舜而不爭。棄天下之榮。賓於虞而不怨。嗚呼。可謂難矣。彼商均殆猶是也。書稱堯能親九族和萬邦。舜能格頑父。馴傲弟。獨至其子而莫能移。烏在其爲堯舜也。春秋左傳所引不才子。如渾敦窮奇檮杌饕餮。胥非帝冑。與論序爲四凶。未嘗少恕。而獨不及朱均。此亦可以證矣。夫不肖與不才異也。聖如堯舜。肖之者曾幾人哉。

跋陸放翁書通鑑後

周世宗命江南修城。史冊美之。獨渭南陸氏。謂帝以此安其心。且耗其力。嗚呼。奈何

以私意疑賢主哉。帝之攻江北也。如振槁然。使有貪土地之心。則乘勝而南。可無煩再舉矣。乃稱臣之表甫來。班師之詔即下。非所謂貳而伐之服而赦之者耶。如陸氏言。是既明赦于先。又復陰謀于後也。且帝果謀之。何不勸令興宮室。廣園池。創浮屠之居。以投其所好。俟其君荒民敝。覆而取之不難。修城者。唐之利。非周之利也。欲圖人之國。而反使先自為備。雖庸主不為。而謂帝為之乎。觀其斬鍾謨云云。真王者之言也。意謂四國之君。能保安其境內。尊其主。奉正朔。斯可矣。臥榻之旁。豈容鼾睡。此語帝必不出。而亦逆計為後人所必至。故為之慮久遠耳。雖然。吾以是歎南唐之衰也。李氏屢世富强。自失江北。惴惴焉貢金帛以圖免。戰守之具。蕩然無存。帝豈哀其愚而姑使之備他患歟。國家大計。不知自謀。至令人代為之謀。無論其詐與否也。如吾先不自振何。或曰。南宋時地小而偷。歲輸重幣於金。陸子隱憂焉。故借此立論。謂强鄰叵測。即修城美舉。尚慮其有因我之心。況竭府庫所儲。無故而捐之敵。夫先自困也。是又渭南之深意也夫。

書王倫傳後

胡澹菴封事。斥王倫為狎邪小人。謝疊山卻聘書。亦引用之。後人遂以為口實。余閱倫本傳。乃知其言之過也。繼得樓大防家政為作神道碑。事尤詳備。樓公正人。且距

倫時不遠。必非謏甚可比。其所載與史異者一。爲史所缺者三。倫之始見欽宗也。碑云。上書請用民兵。召對授迪功郎。或云。隨宰相李邦彥入奏。請募死士決圍南幸。並列二說以存疑也。按前說他書未見。後說李心傳舊聞證誤。辯之晰矣。自應依史帶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徑前自薦。帝解所佩劍賜之。彈壓立定爲是。此其與史異者也。碑云。二帝北狩。公見張邦昌索得玉璽。同章拱侍淵倍道詣元帥勸進。又云金遣烏陵思謀來報聘。上賜之酒。思謀曰。陛下知劉豫之廢否。因王倫極言。遂了此事。北朝將相。重之如山斗。眞社稷臣也。又云。公每將行。必請飭諸將練兵備器。脫機有可乘。勿復以爲慮。此皆史所闕者也。建炎之際。爲宋使金者。類多恇懦失辭。甚至如宇文虛中留仕馬耳。倫以布衣。能慨然自任。折衝口舌之間。俾敵國服其誠信。迎梓宮。還太后。返侵地。悉如所言。前後五往。無幾微難色。且請內修戰具。毋專恃和。可謂忘身許國者矣。金既敗盟。被拘河間六年。迫以官。拒弗受。繼用威脅。乃南望再拜。視死如歸。時爲紹興十四年七月戊午。秋宇澄霽。倏而風雹雨雪晦冥。咫尺不相覩。城內外地皆震裂。數日方止。豈非忠心浩氣。感召而然哉。雖與文文山爭烈可也。世評南宋使臣。以洪皓朱弁爲首。于倫罕稱。不知倫之奉使。其功較二公爲多。其禍視二公爲酷。悠悠耳食。第據胡謝之言。絀此而伸彼。不亦冤乎。士蓋棺而後論定。倫死

已七百年。迄無定論也。烏虖。

書縱囚論後

囚不可縱乎。虞廷謝方明輩為守令。皆嘗行之。囚可縱乎。唐太宗一舉。為歐陽子所譏。斷之曰。縱囚枉法。上下均不可為也。或曰。天子制法。守令奉法。奉法則不可。制法者操縱惟心。殆無不可。曷以譏。曰。制法者禁人之枉。可先自枉乎。守令枉法而非為名。天子為名而又枉法。然則帝不知為蹈襲前人乎。曰知之。且亦算之熟矣。守令之仁。止一郡邑。天子為此。則震動寰區。其名大。守令之權。能遣歸不能貸死。萬一囚逃且得罪。天子為此。則上之德感愈深。下之法防愈密。囚知逃必死。反必生。其勢易。處易為之勢。邀大美之名。天下驚為軼文景而埒成康。不知所欲爭者。乃在區區之守令。夫天子尊於守令萬倍也。守令所能為而俯同焉。則失政。守令所不可為而效尤焉。則失刑。二失備焉。何以為訓。且彼動物以誠。此率民於偽。微特不能掩之。而反出其下。嗟乎。太宗有唐令主也。貞觀之政。美不勝書。此舉有意沽名。讀史者遂潛窺其隱。又況後世奏獄空以希刑措。不務實而第欺人者哉。

感舊亭記

單鉊

亭據坡右界膠水沙石支流積而為溪淙淙然出亭下厰其前平原空曠遠見在南諸山亭外多松柏日夕雲氣蓊然初李君叔白搆此亭名曰歸雲與兄石桐弟少鶴及二三故人嘯咏其中余時在燕南叔白寄予詩道故山之樂十餘年叔白沒粵中同游二三故人亦多老死無幾存者而亭漸圮矣今秋石桐重葺之易其名曰感舊少鶴書而懸之且屬予為記凡人登攬山水勝地暢志怡神每多牢落騷屑繚繞難窮之思慨然不自禁止此果地之移人歟昔羊公登峴山流涕其屬推言其功業可以不朽東坡記墨妙亭亦言文章功名差久於世士無所憑藉汶沒窮鄉不得已托其區區文字歌詩之餘以蘄不湮滅每覽古昔所述未嘗不深悲之故亭無江山佳麗之觀結茆附塗以蔽風雨僅可數十年然百世之後必將有徘徊於此而不能去者古今人一轍也

族兄子退傳

李石桐曰吾友單子退者少即為詩性鈍拙學十數年不能工然不自阻厭益苦吟最後友于懷民兄弟觀所定主客圖六家詩選為詩遂一秉法則子退多病乏人事擾至是益謝客傳家政日以詩為事子退居城中懷民兄弟居南村不時見見則以

詩相質。每歲敘彙集寄南村。有言不當者。數易稿不倦。積二十年。詩格大變。翛然遺塵滓。與古會矣。子迟年長於懷民。學詩十數年。以一言之合。盡舍其舊而從之。二十年不倦。懷民亦為盡言。凡口所詆斥。筆所塗竄。實有人所難堪。即懷民亦悔其過當。而子迟怡然無纖介齟齬。卒以此工其詩。世之負清才。少得輒足。甘自廢棄者。視子迟何如哉。使子迟不病。出而友天下之賢豪。所成就應不止是。惜乎獨友懷民輩也。然使懷民之所以論詩者。百有一得。則子迟傳矣。子迟名夏棨。別號苦竹山人。銘之族兄也。兄在時。銘侍先大人於燕南。歸而兄歿十年矣。讀其詩。述所聞於石桐者以傳之。

國學扶輪社印

國朝文滙乙集目錄

卷四十九

惲敬 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官瑞金縣知縣有大雲山房集

論劉仁本

戚學標

近修黃巖志者。痛詆劉仁本。以元進士為方國珍偽臣。其論似正而實誣。何以明之。方雖起羣盜。狙詐反覆。然數受元浙江行省平章。及左丞相。命則與偽宋偽漢竟僭號者不同。而省郎故朝廷官。于平章丞相為屬。無君臣之分。危素朱右為仁本撰書院記。一稱郎中某。言于行省。一稱某。今以溫州路總管陞行樞密副使。其為非當時偽職。昭昭然矣。烏得以明祖實錄。朱亮祖下溫州。獲其郎中某語。遂誣為臣方氏哉。且仁本正忠于元者。何則。國珍傳所謂佐其謀議者不可知。而海運輸粟。為仁本司其事。則史有明文。羽庭詩稿序亦云。使以經濟之才。當艱厄之運。為國家安輯海隅。以通運道。當是時。羣雄角立。道路榛梗。元之號令不行于江浙久矣。國珍何所畏。而歲遣人入海。冒萬里風波不測之險。以輸之粟而濟其急。非仁本不忘其主。用大義以從臾之。其得有此哉。仁本述言詩云云。意亦不滿於方。特以其假國名號。又同縣言肯聽從。勉與周旋。冀異日反正。為朝廷用。復慮其凶暴戕百姓。導之招延士大夫。折節好文。一時名人遺老。如林彬、薩都刺輩。咸往依焉。至正庚子。仁本治師餘姚。作雩咏亭。彷蘭亭故事。集名士謝理趙俶以下四十二人。修禊賦詩。自為敘。在黃巖修

杜清獻祠建學羽山。干戈擾攘之際。風尚如此。令慶元温台數百萬生靈。不致盡困於方氏水火者。亦仁本之有以潛消而默化之。余悲夫仁本之志不明。功不著。而世輒以偽臣同類而共譏之也。嗚呼。明興之間。從謀北伐者。其為元進士故官。豈少也哉。此又未必仁本所屑為已。

王仁甫傳

明成化間。吾邑有奇士曰王仁甫。仁甫不慕錢帛。不為科舉祿仕。而獨喜遊。遊亦不在山水景物。而喜與當世士大夫。談論詩酒角勝負。一遊京師三十年。不肯歸。亦不之他處。或曰。君無求於諸公要人。何戀戀軟紅塵土。曰往山林間作此寂寞愁悶死。鄉里少見多怪。吾一開口。則彼首縮至頸。舌撟然而不敢下。心攫無播處。獨京師閒絕文人墨客所聚。其人多通曉今古。可以暢吾懷。以故樂在此。其能自詩酒外惟歌。歌長而激。多越調。時悲壯雜燕趙音。顧不數為。遇吳人張亨父。又為之不肯已。尤以草書自負。遇興發。頃刻數十紙。變化騰矯。如龍蛇不可捕捉。拍案狂叫曰。張顛米顛豈及我王顛乎。家故貧。客中他無有。衣服紙筆雜貯一大籠。杯杓及所餘食物亦貯之。同鄉諸公官京師者。迸為之主。仁甫好信脚來往。不恒在也。一日醉誤入刑部。會方鞫囚。仁甫挺立烈日中。官令伍伯撽之。仁甫方予格。衣間忽墜片紙。主事李廷美

命取視。乃柯學士潛所贈仁甫詩也。問仁甫能詩乎。曰何不能。令賦日影。仁甫立成
曰。皜皜散陽暉。因物始成影。萬象妍醜分。一見妖魑屛。死雀成駒馳。金烏異蟾冷。長
夜照圜扉。寃纍正延頸。廷美謝之。長揖而出。明日其事傳京師。禮部楊循吉將告歸
仁甫往候。時趙栗夫陳一夔侯公繩王存敬徐栗夫諸公。咸會並朝官。仁甫以布衣
儼然坐南向第一位。諸公以次坐下。禮部出白蓮花酒。用二銀杯酬酢。適雨作。相與
聯句。至四鼓。諸公散去。仁甫醉卧楊私署。比曉。存敬乃遣騎迎之。長沙李學士西涯
尤重仁甫。有作必索仁甫和。仁甫為詩。西涯亦和之。嘗醉睨視西涯曰。吾若為舉子。
當於公稱門生後進。即不然。得一官亦當以屬禮見。安得如今日之短衣岸幘肆然
為丞相惡賓哉。楊循吉嘗問先生亦念歸耶。曰歸何為。歸即唯里胥立門外相候耳。
西涯又問仁甫何以消夜。答云。夜半時起。將自作舊詩念一遍耳。以狂甚。遂為人所
毆辱。置不較。曰前有劉伶。後有倪瓚。安在雞肋不可以飽老拳。人服其坦率。偶遊萬
柳莊。故元廉希憲別墅。曰此處佳。死願埋我。聞方石謝公復起為北祭酒。曰吾事濟
矣。踰年。仁甫卒。方石為殯葬。故西涯輓詩。有久客耳通南北語。故人心結死生緣云
云。然方石欲葬之萬柳莊。竟不果。仁甫本名佐。年三十棄去諸生。妻死不復娶。其在
京師。自稱古直老人。西涯有王古直傳。未盡其奇。因別為傳。

南野子曰。太平為遊士者。宋有戴石屏。明則王仁甫。其遊皆以詩。其詩皆為公卿所重。石屏自甌閩歷楚粵吳會。足跡半天下。而仁甫始終不離京師。石屏性謹慎。廣坐中不談世事。仁甫則酒閒掀髯。叫笑怒罵無不至。要為不慕富貴無所求。故當時重之。後世傳之云。

彭梅谷傳

彭梅谷。名遐齡。明末奇士也。家河南魯山。與夏邑之彭為一族。梅谷生十月能言。十歲通毛詩禮記春秋。比長。益博綜羣書。下筆千言立就。兼嫺武略。能騎生馬駒。上坂馳左右射。發無不中。自謂辛稼軒陳同父一流人。崇正丙子年十九。應省試。以五經格於例。置副車。改就武闈試。褎然為解首。時事孔亟。撫按以文武才薦。而廟堂循資格。寢不報。己卯再以五經試。仍置副車。自是遂罷舉。懷奇鬱鬱無所遇。益務為任俠行。緣宗戚事忤縣令。避之葉縣。劉將軍國能所。闖賊陷葉。與國能死。梅谷走尉氏。轉徙河南北閒。閒以策干監軍御史王漢。漢不能用。寇氛日熾。魯山已破。不得歸。寓温縣者久之。嘗聞夏邑西園公子。以文字禍為巡按御史誣奏。同族下獄者數人。梅谷憤然曰。此何時。封疆大吏兵在其頸。不務收攬豪傑。為國圖存。乃猶摭語言小過。陷天下士耶。身往謁使院。鼓抗詞稱冤。因并被逮。迨釋而寇益深。四面道梗。孑然無所

徒總兵陳永福招之。遂暫留參永福軍。潼關兵敗。永福降賊。梅谷陷其軍中。先是賊相牛金星。本寶豐舉人。授經宕縣。館梅谷家。梅谷幼師事之。及金星從賊往來河南。嘗蹤跡梅谷。梅谷懼為所得。深自晦匿。至是聞在永福軍。大喜。趣召之。曰。若我弟子也。來則立富貴。不來且死。梅谷大言曰。若已為賊。即死豈從賊耶。金星命收之。而梅谷已竊騎逃。一日夜馳五百里。越太行乃得脫。間行至江南。度時事無可為。謀歸夏邑。依族人以居。中途遇盜劫。不得已。由故人薦入直內院數月。出主江浦講。忤上官。拂衣歸。順治八年。卒於百尺河之野。年僅三十四。先卒時。自撰年譜。謂生平流離奔走。無日不在憂患中。遺詩一帙。亦多感時念亂。自傷功業不就。忠憤之氣。時時勃發於行間。識者讀而悲之云。

王艾山先生別傳

艾山王先生。好學善病。少從父翊堯翁受書。一日讀。輒一日體熱如烙鐵。減讀如故。父不能禁。及長博極羣書。為文務深湛。不工不已。屢試高等。益肆力於古。斷斷誦不輟。藥鐺筆硯常雜置几案間。家人見坐處血痕殷然。懼其以身殉之。咸勸止讀。先生曰。吾何暇身患哉。心之病亟矣。吾書下嚥而輒出不留。是趙章迴風之病也。積而腹累然而不能運。是滿如氣瘕之病也。操筆為文。尸奪形與血不居其處。是山蹦肺消瘴

之病也。又其甚者。病內關。內關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所苦。患在膈塞不通。犯者十人而九。而卒不知所以療。吾方以古人為俞跗。聖言為藥石。而日夜求已吾心所為病。若身病。豈真膏肓難治哉。且心者百骸之主。心病而身安得獨泰矣。已而先生復病。病亦旋止。益復讀書厭囂雜。於宅偏搆樂在軒以居。日手一編。不與外人接。既又患目累歲。其友諗之曰。噫。先生殆廢學矣。先生曰。何為然。吾雖盲於目而書固往來吾之胸也。況卒未至於盲。昔有樂師求精審音。懼心之移於物也。因以艾炷熏目。使不見他物。以壹其聽。卒為良工。今吾病目小翳耳。而得內收吾視。一物無睹。而冥然以心與古賢接。與造物者遊。吾所得於學。不既侈乎。且夫目之病。肝氣躁而火動也。吾默而以心與書會。則心靜。心靜則氣平而躁釋。是祛火之良劑。而龍樹不傳之方也。未幾目果愈。閒出授經。甚嚴程限。見稍惰者。輒怒曰。若病耶。自是數年無病。後病發。則氣虛症也。歎曰。余向皆非病也。今真病矣。天不使終讀吾書耶。是時先生年將六十矣。先生自少至老。以學病。亦以病學。某先生婿。又從請業。知之悉。以篤菴阮師之既為傳以詳其為人也。作別傳以終明先生好學之志。

論曰。子阮子稱先生善病。有支離憔悴之狀。宜其儽然不能終日。覾所為文。又何其健也。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世之沈頓牀蓐以戕其生者。其致之豈嘗以學哉。而

惟病之議何也。

林貞女傳

歎為貞女。曰太平林氏邑士某之女兄弟也。曷為其女也。未成乎婦也。女曷為言貞。成其卒乎為婦之志也。女之貞奈何。女自幼許字同里田某。偉然丈夫也。其家世武習騎射。試於院。既有名矣。諏日行采徵。將娶女。先娶之一月。而田某病。病之甚。女聞之曰。噫吾夫也。往視則不可。不往視則恐其卒不諱也。終身以為憾。則憂形於色。夕必私焚香祝曰。願以身代田某死。天其尚聽予。居無何。而田某死。女泫然泣。將之乎田氏而臨其夫喪。田某有兄妾人也。不哀其弟之死。而幸其速死。以為莫與已分貲也者。於俗有弟既室而死。則當為弟立後。而與已均所有。其死而未有室。則不復為弟立後。而所有可獨得。妾人方利其弟之聘而未娶也。而女乃斬焉衰絰哭而來於田氏之門。曰吾幼許字吾夫矣。不可以生死貳。請以身為喪主。妾人則謂女曰。爾既成乎婦。則當為吾弟守。今未成乎婦。則不當為吾弟也守。爾與吾弟猶路人也。語不云乎。有初鮮終。終之實難。於是焉聽而留爾。則未知爾之誠為吾弟守與。抑不誠為吾弟守與。且一及笄女子。儼然稱未亡人。日夕啼於吾之門內。即聞者以為怪。幸去毋溷我。女固不肯歸。妾人則又固拒。女乃大呼曰。天乎。吾為吾夫守。而吾夫之兄不

使吾守。其以死者為無知乎。吾不可以復留。然不可不終。明吾志。斷其髮尺。拜而繫於夫之殯所曰。此以志也。遂哭而歸。於是里之人嘖嘖曰。是女也其知義矣。婦人之義從一而終者也。先人既許之矣。已又行媒而知名矣。豈俟同牢而食。合巹而酳。而後為婦乎。因又竊竊然議妾人曰。彼女子也。而知有夫。夫夫男子也。而死其弟。且彼為田氏守。家有榮焉。敬而禮之。惟恐不既。奈何其來也而又拒之。妾人病人之譏已也。則敖不安曰。吾本聽爾留。則恐日久而家上下之不相能也。今歸爾家而守如故。是始終不忘有吾弟也。請歲餽穀十斛。以為爾養。女則辭之曰。彼義而留我。亦可以食其食。彼不以我留為義。不可以食其食。雖然。我一女子。所需即無多。不可以累吾兄弟。幸幼工組繡。吾仗吾十指以活矣。田某死三十四年矣。女終身不嫁。不茹葷食肉。素服白髮。至今存。以人則女。以事則貞。故謂之貞女。前乎此者有之矣。其女亦林氏。其夫為邱茂匡。茂匡未婚而死。女哭而臨其喪。遂留不去。然而茂匡之家。敬禮之終其身。君子以此之所為。較難於彼矣。貞女之於貞。非有所慕而為之也。其知義若天性然。

季漢官爵考自序

周廣業

昔馬班始作王侯公卿諸表。司馬紹統復為續志。兩漢職官。郁郁乎其鉅觀也。昭烈以帝胄季興。龍虎景從。三顧草廬。蔚為王佐。益州既定。特立軍師將軍。以處諸葛亮。任為股肱。於時謀主有法正。爪牙有關張馬趙。賓友有許靖麋竺簡雍孫乾伊籍。其董和黃權等。並處顯位。盡厥器能。所謂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風。與忌直醜正者。不同年語矣。歲星迫昴。順天即阼。與儒臣準酌祖制。置百官。約眾職。建興初。丞相以顧命元老。總攝中外。宮府一體。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良實忠純。領宮中之事。將軍向寵。性行均淑。曉暢軍事。司營中之事。尚書長史參軍。悉用貞良。人材之盛。濟濟可觀。於時治兵講武。戎秩晉增。雖隨時命氏。無忝舊章。而蜀科既造。損益異同。蓋亦有焉。昔楊戲於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忠武以下五十二人。半繫以官稱。各有頌述。承祚作志。特具載之蜀書之末。誠以偽又扶攜。迥非魏吳可比也。自夫驟車見辱。盡室東遷。三馬食槽。相承篡據。後之稽官制者。惟知採諸魏氏。而於季漢反不之及。即有好古之士。亦罕見稱引。斯憾事也。至於分苴作輔。裂土酬庸。尤先後炳在史冊。徵文考獻者。概從疏略。典章湮鬱。於茲且千餘年矣。爰取蜀志華陽國志諸書所載。參考傳記。闕疑補佚。依仿續志宋志通考之成例。作季

漢官職封爵二攷。凡建設始末。秩祿冠服。已詳表志。及應有之員。無因考見者。概不復紀。遇有異同。間為詮註。聊以存一代之遺聞。踵二京之令緒焉。

遊靈山記序

靈山泉石甲一郡。而志載甚略。聞李義蒼子有碑。急使人搨視之。亦未盡其槪。數年前有士人往遊焉。作記頗詳。山去州南七十里。余未及一覽其勝。愛其文。惜其冗。因撮敘大要以當卧遊。大抵靈山之靈。以泉尤以石。初入山。取徑松林間。約一二里。青翠溢目。忽大石天半落。高出長松數萬樹上。昂其巔。峙其足。曰香爐峰。其下起伏磊落。如蛇蟠。如牛羊眠。如熊羆擁。皆石也。相去數丈。有大石案可坐。視之望隔溪大山。悉奇石立天界。千態萬狀。自峰側轉至一處。石陡起千仭成臺。寬三十笏。旁峙石壁。俯瞰溪底。幾百丈。遊人皆內向。不敢立。臺側磨崖刻解慍臺三字。大盈尺。不知誰所書也。臺右石軒曰書雲山。故有上下二寺。相去約數里。下寺為古。即義蒼立碑者也。上寺新創。山門外有潭。清冷。甚小而不可測。蒼蘚生其底。旁有碑曰龍潭。自此下歷山骨入溪谷。經珠簾雲錦二泉。丁公潭小雲錦泉諸勝。始至下寺觀。所謂石佛者。四壁皆巨石起立成洞。曰羅漢洞。老僧言佛自石中出。號活佛。為新安人竊其首去。故至今身皆金裝。獨首用木。其說甚誕。石壁皆高插雲表。其峯有曰雞鷹石峰者。有如

臺如几席如奇獸百怪者。有古松生大峰上者。珠簾泉去龍潭數里。其泉飛出。由山石下掛。如萬顆珠。可數十丈。高下層折。又數十丈。簾色飄忽幻妙。不可摹狀。凡三簾。最下一簾尤奇絶。跳盪眩心目。其飛挂作九折。至第七折。則凌空飛灑。躍起數丈。凡清泉皆流石上。此則噴湧爲石磴所頓跌。勢遂飛舞。日光照耀。色踰晴雪。諦視其簾向外飛濺者爲一層。其内自石磴折上飄挂者爲一層。而外飛之簾。跳激其上而下。震盪空虛。聲動山谷。寒氣逼人。下滙爲溪。再下爲丁公潭。不甚深。而鳴流錚鏦聲若鐘磬。丁公不知何人。或云隱此山者也。距潭數十武。爲雲錦泉。從大石片上流下。亦如萬斛珠滚滚飛出。而迴轉相繞。如不欲去。如將復上。又如將左右送迎。組織成文。雲有時而散。錦有時而徹。此泉無晝夜風雨。爛爛長新。俗傳郡有偉人。科名間出。則泉爲之裂。此其異也。又數十武爲小雲錦泉。上有石梁。平濶可百步。前有石對峙曰支機。大雲錦之泉。自此流過石梁而入小雲錦。二雲錦泉色正同。而其勢去多留少。以下將成大溪故也。靈山泉石至此觀止矣。乃别有瀑布之泉。出香爐峰解慍臺之東北山麓。其溪甚長。從頂望之。飄灑億萬丈。布滿山谷。蓋泉從澗中流爲兩傍高山所束。不能遨溢。而兩旁之水。復傾注之。又不能不出。遠望數里。天光水色。蕩曳萬端。其水東北入桐汭。會於宣之南湖。以入大江者也。又有棋盤之石。在解慍臺西。數折

而上高峰亂石間。其石按周天之數。淵數圍。高數丈。或數十丈。圓者方者。尖者峭者。筍者笏者。屏幛者。屋角者。偏者正者斜者。黑者白者。高冠大佩古服古君子古丈夫者。相對立對坐者。相參差相間者。相口講指畫者。相爭勝如勁敵。相避去如用間出奇者。相與有意無意。變化不可測者。皆排空矗立。布置成隊。登巔望之。皆飛動有靈氣。舊傳仙人弈罷。擲碁子與盤化為石。并弈者肖焉。土人因名石棋盤云。士人氏潢陽名慎。亦好事能文者。其所記如此。石溪舊亦有瀑布。范文公詩所謂迴與泉流異發原高更孫也。今已絕。而溪流回繞可觀。夾岸山石巖嶪。修篁蔽谷。最高者為天寶峰。可俯瞰江浙。禹石山有關門石木魚石。八角山有龍光石。皆異石也。又有雪水澗者。瀑布數十丈。望之若銀河倒瀉。蓋州之泉石名者。凡數處。要皆不及靈山焉。

朱烈婦傳

烈婦姓姚氏。農家女。年二十一。繼室桃源里朱崧。崧老且貧。屠沽為活。烈婦安之。四年而崧病死。烈婦廢苴自給。舊嘗負人錢。因過責償不得。輒走持枝磨牀去。不得廢索逋者往往幸其嫁。烈婦悲憤甚。因提三歲孤。撿室所有。呼姊屬曰。幸撫若長。延宗祀我。固不可獨生也。姊為寬譬不應。乃拉諸姒娣陰防護之。數日不即死。人遂疑其偽。或竊笑之。既忽晨起治飯一盂。菜一器。陳崧靈次哭極哀。退吞滷而死。時維正十

年月日也。於是宗族鄉里。始嘖嘖稱歎。走白之縣。事寢不果旌。其再從兄世椅。託其略。越二十有六年。戊寅。宗人請載邑志。余覽其事。竊有感焉。國風之敝蕩無禮者。莫如鄭衞。而雞鳴之覧。栢舟之節。獨皎然不污於其間。雞鳴之女。武幾於後世白頭之吟矣。而共姜已不能釋憾於母。春秋之世。魯號秉禮。而姜氏之女。史猶罪及桓莊。是故人非志之難。守志之難。吾甯節烈風最盛。朱又巨族。名姬貞嫠。炳炳志乘。不可與此同年語。然烈婦生未知詩書。而其夫為賤傭逐錐刀。設使以貧乏故。反唇誶語。既寡。無帑無家。不安其室。豈必世俗所絕無。即人亦豈遽得以禮義之。而卒食貧既瘁。就義從容。與古昔所記載。如出一轍。不亦難哉。抑余又思之。與子偕老。之死靡他。二婦人者。各行其素。要之易地皆然。未有生偕老而死則有他者。亦未有死靡他而生則可不偕老者。嗚呼。烈婦不幸而夫遽死。夫不遽死。使黽勉相服夫子。以繼其後。以睦其娣姒。余知其必為梁妻。為潘母。為鍾郝而已也。嗚呼惜哉。雖然。烈婦以烈死。死猶生也。夫何憾。

書董靜芳負骨信陽事

董君靜芳。表兄祝雷齋壻也。弱冠遊四方。名公卿多其才。為人孝友勇於義。自以幼失怙恃。既贅於祝。傾貲為外氏養生送死。最後又有信陽負骨事。初雷齋祖迪前公。

由副貢令清苑。有五子十孫。登進士。舉茂才者八。先後殂謝盡。君皆葬之。獨魯齋之伯中調公病卒莊浪官舍。叔愚亭公客死信陽。骸骨久未歸。魯齋老貧無子。言輒涕泣。告其女以為大憾。君聞而心識之。會遊秦。遍訪得中調公後人以告。魯齋喜曰。吾祖其不餒矣。顧叔尚為異鄉之鬼。可若何。復欷歔竟日。魯齋沒後十數年。君有武昌之役。遂取道德安府。貽書應山令莫公子捷。告以收骨事。給文沿途查訪。由應山縣至信陽州百餘里耳。州城北有瑚璉書院者。乾隆丙子丁丑年。愚亭公嘗掌教於此。院側伴書廢老僧。猶能言之。而未詳死狀。時知州事者。諸公以謙。吾鄉人也。投以文。翼日遣役來。得公之去妾春梅嫁後復寡。言公有孀女。曾許字醫官吳棣之子。又紹興徐書紳者。久負公銀。乃共謀槀葬於城北三十里許梁家壙。時徐已故。吳年八十餘。偕之出城。荒塚纍纍中。見叢鴉噪一大樹。跡之。得土中仆碑。鐫曰浙杭海甯縣歲貢生祝諱淮字愚亭公之墓。吳曰。此徐所立也。三十餘年矣。請於官。收骨貯橐中歸。瘞之祖塋。告祝氏家廟。此癸丑冬事。余聞而嘉歎之。今年正月。君出遊記相示。敘始末甚悉。先是公之伯慕梁公歿。其長嗣曰可史。無子而久客於楚。君喟然曰。大宗何可絕。乃乞其弟虎文子善餘。攜之武昌後之。蓋其往也為董氏綿宗祀。其歸也為祝氏斂旅魂。數月之間。兩舉孝義事。厥功偉矣。顧愚亭於君妻。叔祖也。視世父疎甚。而

國學扶輪社印

能跋涉數千里。負骨還故土。尤人情之所難。古今所罕有者。此豈僅足風世已哉。抑余重有感焉。祝故龍山右族。自東田公至司空公。四世科甲。司空之孫。又登鄉薦。子即廸前公也。吾姑母于歸之日。其家方盛。後雖稍落。同堂猶振振也。姑婿及愚亭昆季。文譽籍甚。數十年間。絕無一存。微君則兩世數十喪。尚不免暴露。遑問信陽枯骨哉。然卒皆收瘞之者。由魯齋之得君為壻也。君曰。此外舅志也。吾成之而已。魯齋嗣子曰懋和。孫曰德驥。德瑞。中調公之子東生。家陝西之咸甯。孫曾凡五人。祝氏有後。董氏之昌可知矣。

書吳兎牀海甯經籍志備考後

辛亥夏丞歸自故鄉。友人吳君兎牀枉過。以海甯經籍志備考見示。梅霖方盛。雨窗竟讀。歎其力勤而益博也。竊惟先賢著述。就州志所列。可汗牛馬。固陋所見。十不得三四。即家集亦散佚居多。曩著甯志餘聞。蒐討十數年。凡巨冊短編。非甚村斷。靡不補錄。或見名不見書。則徵之諸家書目。及名人文集譜傳。以待訪求。今以參校是編。互有詳略。隨為附注。抑有請者。志例藝文另卷。新志嫌其繁蕪而去之。似也。然立言不朽。古人所重。亦有不容泯沒者。嘗擬摭拾往哲詩文佚句。如顧道士夷夏論言志詩。朱隱士性法自然論。許雎陽四六之類。彙為一書。庶使神龍鱗甲。湧現全身。而鹿

鹿未遑。君淵雅能文。而尊著又專主經籍。但略倣朱氏經義考之例。每書係其存佚。而附疏其名氏爵里。於稍晦者。兼述其行事。尉為海邦文獻。不亦偉觀也乎。如以為然。不佞當訊筆以從。

跋汪龍莊越女表微錄

廣業讀雙節堂贈言集錄。欽二母之賢。讀越女表微錄。知龍莊之孝。非是母不能有是子。非是子亦烏能慰是母哉。夫以母之同心礪節。養老字孤。自甘荼蘗。其分也。當家難薦起之際。皆以有歸財相觴惑。故逼勒震撼特甚。二母貞固不回。仍竭資產償之。而躬忍饑凍。治鍼黹以活。終身無怨言慍色。論者已難之。及教子有成。名顯　朝野。旌門頌德。駸駸日盛矣。人情痛定思痛。鮮不自多。亦用自慰。而母乃獨慨然於族婦之向隅。戚然於食報之偏厚。曰若與吾等。何獨吾異。噫。此其宅心仁恕。用意深遠何如哉。雖然。嫠婦則絀於力矣。即母言之。亦未能表闡之也。龍莊先意承志。采邑乘家牒。及所睹聞二十三人。請於府縣。表宅祔祠。未已也。遍訪同郡。得三百餘人。皆困乏鄉僻。不能自達者。上之當事。標其閭。又詳述事蹟。彙輯斯錄。使壽諸不朽之文。而其事實始於賢母之一言。則非純孝不能錫類如此矣。曩海甯節孝祠。有唐宋兩節婦主。旌於雍正年。子姓零落。後入者賄守祠户。撤而據之。急索始得。德州北王氏有同

堂守志之婦七人王功山妾姚氏最著姚年十九主與嫡俱死撫出腹子娶媳又俱死撫孫孫長又死撫嗣曾孫未幾殤又撫其弟使身撐拄五十年卒綿宗祀他所行悉合旌格而後人莫為之請余亟從族屬慫恿之不應因作七節婦傳入之甯志餘閩中嗟乎人度量相去殊遠貞操奇行為庸碌子及黠奴所淹抑者何限觀此錄所載脱不遇龍莊亦俱長與草木同腐耳越女既若干人推之通省推之天下吳會數十百倍而表微如龍莊不多見此不可謂非越女之幸然使得是書以感發其仁孝之本心而各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則亦天下之女之幸也龍莊之言曰吾兩母先後棄養更無可報惟此力尚能致之於是孜孜搜訪凡貞烈孝婦一例兼採此其意豈僅以越女止哉抑龍莊是舉固專在慰母心也竊計自今以往遇春秋貽饗二母顧見族中諸窮嫠婦濟濟會食於祠喜必甚又是三百餘人者時前後百數十年地遠近數十百里今一旦同膺嘉獎光賁重泉群聚而喜曰此汪孝子之所以善成其賢母之志者也因相率以賀二母二母喜必滋甚則龍莊之所以報其母者不已奢乎廣業少孤貧老大無所執念先慈教養深恩涓埃未報手是編數葉愧恨涕泗交頤謹識數語於末并連及唐宋王三人俾得蠅附當亦二母所許而龍莊所樂聞也

三代因革論一

惲敬

聖人治天下非操削而為局也求其對之方而已必將有以合乎人情之所宜是故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苟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也此三代之道也夫五霸更三王者也七雄更五霸者也秦兼四海一切皆掃除之又更七雄者也漢興百餘年之後始講求先王之遺意蓋不見前古之盛六百餘年矣朝野上下大綱細目久已無存遺老故舊亦無有能傳道者諸儒博士於焚棄殘剩之餘搜拾竄亂蠹簡推原故事其得之也難故其信之也篤書之言止一隅必推之千百隅而以為皆然書之言止一端必推之千百端而以為不可不然嗚呼何其愚也夫禮樂刑政皆世異者也禮樂之微非百姓所能窺也且行之於天子諸侯者十而五六行之於大夫士者十而三四其在野者略焉而已是故聖人之制作也則自斷之刑者情之百易者也書之策不可盡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斷之政者治亂之紀上與下之統也是故與諸侯大夫士百姓共斷之夫所謂共斷之者何也曰中制者聖人之法也其不滿乎中制與越乎中制之外者於人情不至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是也吾故詳論之求王政之端而究其同異以破諸儒博士之說庶聖人治天下之道可無惑焉

三代因革論二

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官曰。諸公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四百里。諸伯三百里。食三之一。諸子二百里。諸男百里。食四之一。孟子周人所言者周制也。而周官與之互異焉。鄭氏衆曰。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三之一者亦然。是說也。公之地其半為附庸。侯伯之地其三之二為附庸。子男之地其四之一為附庸。理不可通。且五百里之半。為百里者十有二而餘。侯伯子所食。與孟子之說均不合。惟男食四之一。為五十里而已。陳氏君舉曰。方五百里以圜言。其徑百二十五里。是說也。男之地徑二十有五里。公與伯之地徑百里七十里而餘。與孟子之說亦不合。惟侯徑百里。子徑五十里而已。唐氏仲友曰。古之為國。有軍有賦。軍出於郊者也。賦出於遂者也。言百里七十五十里者。軍制也。五百四百三百里。兼軍制及所轄言之也。諸男言百里者。兼軍賦言之也。噫。聖人之書。豈若是參錯耶。是不可訓之說也。惲子居曰。古者洪荒之世。自民所歸而各立之君。其時政刑未備。羈縻所及。大者百里而已。殺於百里者。則七十五十里焉。聖人準之以差封國之地。是故百里七十五十里者。聖人之中制也。國立矣。不能無爭。爭矣。不能無所并。黃帝之時萬國。成湯之時三千餘國。武王之時千七百七十二國。蓋所并者幾十

國學扶輪社印

之七八焉。若是則保無有百里而為五百四百里者乎。七十五五十里而為三百二百百里者乎。聖人於是定之以所食之數。使與百里七十五五十里之制。不至相絕。所以折無厭。明有制。至明順也。又使百里七十五五十里之國。有可以齊於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之制。而山川土田附庸之典行焉。武王封太公於齊。百里之國也。益之至五百里。成王封伯禽於魯。百里之國也。益之亦至五百里。於是天子得乎其威惠。諸侯咸勸於功德。亦至明順也。是故五百四百三百二百百里者。亦聖人之中制也。蓋諸侯之能并地者。若反仁滅義。以詐力吞噬。將不旋踵而覆亡隨之。其能及久遠者。必自其先世已有不泯之功德。又君臣皆有過人之才。民庶皆有順令之風。然後能滅國而鄰不爭。收土而民不叛。逮相襲既久。上下為一。各固其疆。聖人必履封而裁之。計數而制之。則天下亂矣。是故夏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殷仍其國。殷之季世。其諸侯并地大者。周仍其國。若興王崛起。親暱夾輔。其功皆可享茅土之奉。其才皆可任方伯連帥之職。聖人於封國之後。復大啟其地。以收大小相維新舊相制之功。故曰。皆聖人之中制也。雖然。是中制者。非引繩而直之。絜矩而方之。布算而乘除之。不容出入增損於其間也。其山川之輿則有畸。其鄰國之錯則有畸。其鄰邑之參屬則有畸。越於五十七十百里者有之。越於百里二百三百四百五百里者有之。不

滿者亦有之。陰陽得其序。原隰斥鹵墳壤得其理。戰守形勢得其會。如是而已。故曰。越乎中制與不滿乎中制者。非人情所甚不便。聖人必不違之也。是故由吾之說。則三代之所以久安長治可知也。不由吾之說。則禹湯文武之時。已潰裂矣。其于持豈有一日之暇哉。此可貫之萬世者也。

三代因革論三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曰貢。曰助。曰徹。中制也。曰五十。曰七十。曰百畝。亦中制也。其名不同。其法不同。其數又不同。惲子居曰。先王治田。亦有越乎中制。不及中制者焉。是故貢助徹三者。聖人皆先自是國都行之。推之於諸侯之可行者而亦行之。其不可者待之。先代之制。其可更者更之。不可更且不必更者仍之。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井田者。始於黃帝。廢於秦。未有井田之前。所行者貢而已。廢井田之後。所行者亦貢而已。至行井田之時。貢亦不廢者。田有不可井與可井而不及井。及上世以來。已定溝澮之制者也。是故五十而貢。夏禹治田之法。而其時黃帝之井田在焉。夏小正曰。初服於公田是也。七十而助。成湯治田之法。而其時公劉之徹行焉。詩曰。徹田為糧是也。百畝而徹。文王治田之法。而其時湯之助存焉。公羊傳曰。古者十一而藉是也。若是者何也。天下至大。民人至眾。聖人者期於均

其利去其害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定其可井不可井。以九一十一推一王之制。仍其五十七十以貢助存先代之法。民各安其業。樂其政。下不擾。上不勞。如是而已。然而尚有進焉者。貢者古今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時以均民情。貢者自諸夏至絕徼之通法。井田者聖人因地以均民力。是故聖人之世。以井田為上治。以貢為通法。上治所以見王道之尊。通法所以見王道之大。揖讓上治也。與子通法也。揖讓之名至高。於事至順。非堯得舜。舜得禹。不可行。井田之名至高。於事至順。非殷受夏。周受殷。不可行。而貢則無不可行。是故聖人之行井田也。以貢輔之。而不責人之必行。如是而已。何以知其然也。齊之內政。五家為軌。五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井田以三起數。內政以五十起數。使齊之封內。為井田者十之九。為貢者十之一。齊能三其田而五十其人乎。抑破壞其井而五十其田乎。是齊之田井者少。不井者眾也。楚蔿掩為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瀦。町原防。牧皋隰。井衍沃。賈逵皆以井數之。其說為誣。九地之土。惟衍沃可井。杜預之說是也。是楚之田。井者少。不井者眾也。鄭子駟為田洫。而侵四族田。是鄭之田不盡井也。魏文侯曰。令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是課多也。井田非稅畝賦不能加。魏未聞有此法。乃增其貢也。是魏之田不盡井也。聖人之行井田也。寬大如此。豈有方三千里。為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之

事哉。焉求此求方罫之說也。又豈有百里之國必萬井。五百里之國必二十五同之事哉。此亦求方罫之說也。

三代因革論四

井田不可廢之法也。而卒廢。儒者皆蔽罪商鞅。雖然。鞅之罪開秦之阡陌也。彼自關以東。井田之廢。非鞅之罪也。夫法之將行也。聖人不能使之不行。法之將廢也。聖人不能使之不廢。神農氏作。民知耕而食之。誅草萊。捐沙礫。各治其田而已。黃帝因民之欲別。而以經界正之。因民之欲利。而以溝洫通之。因民之欲便於耕鋤鏟耰守望。而以盧井合之。是故井田者。黃帝之法也。所以井田者。天下之民之欲也。此井田之所以行也。而其所以廢者。三代之時。山林斥鹵。積漸闢治。足給其民。又以餘者為圭田餘夫之田士田賈田。後世餘地日少。生齒日眾。田不敷授。一也。三代之時。吏道澹泊。歸田受田。無上下其手者。後世肥瘠不均。與奪不時。二也。三代之時。國之大者不過數百里。其田悉可按行而差等之。後世地兼數圻。憑圖書稽校而已。必有不能貫者。三也。三代之時。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後世吏不可非。而民不勝其非。四也。抑又有甚者。十一不足。從而增其征。則財匱。千乘不足。從而加其兵。則民煩。魯之稅畝邱甲。晉之州兵原田。其見於書者也。是故春秋戰國之民。其先世享

井田之利。不可見也。所見者。身蒙井田之害而已。利遠則易忘。害近則其去之也速。而又日見貢之簡略易從。爭趨之以為便。於是急公好利之君之大夫。因狥其民而大變也。蓋井田之行也。自黃帝至周之初。歷一千有餘年。而其法大備。井田之廢也。自春秋戰國。漸漸漸漸。至秦之始皇。五百餘年。而後掃地無餘。天道之推移。人事之進退。皆有不得不然者。是故秦者古今之界也。自秦以前。朝野上下所行者。皆三代之制也。自秦以後。朝野上下所行者。皆非三代之制也。井田其一也。然則聖人處此奈何。曰。聖人者非所能測也。雖然。其書具在。可考而知焉。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而已。無一言及於兵與農者何也。其事當以時變者也。貢之為助。助之為徹是也。孟子於民產。蓋屢言之。然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亦孔子之意也。夫王莽沒民之田。而民叛之。後魏限民之田。而民亦叛之。使孔子孟子生於始皇之時。豈必驅天下而復井田哉。噫。此俗儒必爭之說也。

三代因革論五

三代以上。十而稅一。用之力役。用之田獵。用之兵戎。車馬牛犢幹芻糧器甲。皆民供之。而民何其充然樂也。三代以下。三十而稅一。力役則發帑。田獵兵戎則召募。車馬牛犢幹芻糧器甲。皆上給之。而民愀然怫然。若不終日者。然何也。韓子曰。古之為民

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雖然。未既也。一人為貴而數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人為富而數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縣數百人。是九民也。踐役者一縣復數百人。是十民也。其數百人之子弟姻婭人數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儈者會之。是十二民也。僕非僕。臺非臺。是十三民也。婦人揄長袂。躡利屣。男子傅粉白。習歌舞。是十四民也。農工商三民為之。十四民享之。是以天不能養。地不能長。百物不能產。至於不可以為生。雖有上聖。其若之何。古者上有田而民耕之。後世富民有田。募貧民為傭。一傭可耕十畝而贏。畝入十取四。不足以給傭。饑歲則畝無入而傭之給如故。其傭田而耕者。率畝入三取一歸田主。以其二自食。常不足。田主得其一。又分其半以供稅。且困於雜徭。亦不足。此農病也。古者工皆有法度程限。官督之。後世一切自為。拙者不足以給身家。巧者為淫巧。有數年而成一器者。亦不足以給身家。此工病也。古者商賈不得乘車馬衣錦綺。人恥逐末。為之者少。故利豐。後世一切儕之士人。人不恥逐末。為之者眾。故利減。其富者窮極侈靡。擬封君大僚。爭勝。勝亦貧。不勝亦貧。此商病也。夫以十四民之眾。資農工商三民以生。而幾幾乎不得生。而三民又病若此。雖有上聖。其若之何。惲子居

曰。三代之時。十四民者皆有之。非起於後世也。聖人為天下。四民日增其數。十民日減其數。故農工商三民之力。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治。後世四民之數日減。十民之數日增。故農工商三民之力。不能給十一民而天下敝矣。聖人之道奈何。曰不病四民而已。不病四民之道奈何。曰不病農工商而重督士而已。夫不病農工商。則農工商有餘。重督士。則士不濫。士且不能濫。彼十民者安得而濫之。不能濫。故常處不足。十民不足。而農工商有餘。爭歸於農工商矣。是故十民不日減不能。夫堯舜之時。曰汝后稷播時百穀。曰疇若予工。曰懋遷有無化居。所謂譪譪者。三民之生而已。殷之盤庚周之九誥皆然。此聖人減十民之法也。曰三代之時。二民蓋未行也。十民之說可得聞乎。曰太公之華士。孔子之少正卯。孟子之許行。皆二民也。有遺戍則已養兵。有庶人在官則已顧役。有門子餘子。則已有富貴之游閒者矣。其餘皆所謂閒民惰民是也。有天下之責者。其本於三民之病慎策之哉。

三代因革論六

然則三代之養兵。可得聞與。曰可。周制六鄉為六軍。六遂倅之。此民兵之制也。三代皆同者也。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何也。周官司右掌羣右之政令。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鄭氏康成曰。選右當於中夫。選右則皆兵也。曰屬焉。此非散之

井牧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虎士八百人。鄭康成曰。不言徒曰虎士。徒之選有勇力者。夫徒皆食於官者也。非養兵而何。虎賁氏主環衛。然武王用之伐殷矣。周官八百人。而武王三千。是必有倅卒也。非養兵而何。非直此也。古者戍皆更代。更代必以瓜期之內皆不耕者也。春蒐茇之時有人。主糧糗之供有人。主兵甲之用有人。主壁壘之防有人。與養兵何異乎。此兵之守者也。周公東征。至三年之久。穆王西征。至萬里之遠。皆驅之戰者也。與養兵何異乎。夫司右虎賁氏。周之官也。然夏殷不能無勇爵。不能無環衛之士可知也。采薇出車杕杜。周之詩也。然夏殷不能無屯守之卒可知也。殷餘之難。荒服之勤。周之所由盛衰也。然夏殷不能無觀扈之討。鬼方之伐可知也。是故民兵既同。養兵不得不同。其故何也。古者大國不過數百里。小國不過數十里。疆事之爭多。而越國之寇少。耕耘之暇。可以戰守。是故以民兵守其常。以養兵待其變。至春秋而有踰山海之征。連諸侯之役。戰國之世。抑又甚焉。秦漢以降。萬里一家。一起事或連數十郡。一調兵或行數千里。是故以養兵持其常。以民兵輔其變。二者交用。各得其宜。不可偏廢也。且人之受於天也。古厚而今薄。教於人也。古密而今疏。故古者士可以為農。農可以為兵。後世驅士於農。則士墮。驅農於兵。則農墮。法令之則詭入詭出於二役而無用。嚴束之。則積怨蓄怒於一役而不安。情勢之所趨。則禁

令窮。時俗之所積。則聖智廢也。世之儒者。以漢之南北軍為是。而八校為非。唐之府兵為是。而彍騎為非。夫南北軍府兵。已非三代之制矣。何必此之為是。而彼之為非耶。況乎郡兵之法未改。則八校無害於南北軍。屯田之制能行。則彍騎無害於府兵。宋之保毅義勇。明之箭手礦夫。則養兵且借助於民兵矣。是在養兵者善其制耳。不然。取後世之民。而日以荷戈責之。幾何不速其畔也哉。

三代因革論七

然則三代之顧役。可得聞歟。曰可。周官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貢賦之外。皆役事也。起軍旅。兵役也。田。田役也。役。力役也。追胥。守望之役也。後世兵出召募。而兵役廢。兵役廢而田役亦廢。守望之役亦廢。所不廢者。力役而已。至并租庸調為兩稅。而力役之征亦廢。古之役事無有存焉。周官鄉大夫之屬。比長閭胥族師黨正。鄉官也。遂大夫之屬。鄰長里長酇長鄙師。遂官也。漢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賜爵同於鄉遂之官。唐曰里正。曰坊正。則役之矣。宋曰衙前督官物。曰耆長。曰壯丁。捕盜賊。曰散從。曰承符。曰弓手。任驅使。則役之。而且虐用之矣。是故鄉官遂官。即後世之民役也。其祿即後世之顧役也。周官宰夫八職。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序以治序。八曰徒。掌官令

以徵令。其制歷代皆行之。是故府史胥徒。即後世之官役。其祿即後世之顧役也。鄉官遂官。三代之時不為役。三代之顧役。當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者。官役也。宋衙前之役。如官役之府史。耆長壯丁散從承符弓手之役。如官役之胥徒。其官中之府史胥徒自若也。宋之顧役。不專屬之府史胥徒。所顧兼民役也。其民役之事。同於官役。則有其漸焉。自唐之中葉。天下擾攘。官役不足以周事。遂取之於民以助之。助之既久。則各有職司。職司既定。則各有功過。是故其始以民役代官役之事。而視為固然。其繼以民役供官役之令。而亦視為固然。其後以民役任官役之過。而亦視為固然。至熙甯之時。而民役不可為生矣。是故鄉遂之末流。變為差役。差役之末流。變為顧役。差役則民勞而財日匱。顧役則民逸而業可常。天下無無弊之制。無不擾民之事。當擇其合時勢而害輕者行之。後之儒者。以熙甯之法。而妄意詆諆。非知治體者也。曰民役之宜顧則然矣。官役顧則久。久則為民害無已時。如之何而可袪其害歟。曰三代聖人。已行之矣。賦之祿所以安其身。寬之時所以習其事。教之道所以正其向。威之刑所以去其私。如是而用之。豈有虎冠鷹擊蟲蛾射之事哉。後之治天下者。知官役之可顧。而官府修。知民役之可顧。而閭里甯。知官役之可減。而苛擾之事除。知民役之可盡罷。而海內皆樂業矣。

三代因革論八

由是而觀之。聖人所以治天下之道。蓋可知矣。利不十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此經常之說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此便私挾妄之說也。雖然有中道焉。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此權衡於前二說而知其重輕術仰者也。夫莫大於封域之制。莫要於人民之業。莫急於軍國之務。而聖人一以寬大行之。況乎節目之細。尋常之用哉。夫人之養生也。日取其豐。人之趨事也。日得其巧。聖人節其過甚而已。如宮室之度。求其辨上下可也。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其不同者也。而民之除室何必同。如冠服之度。求其行禮樂可也。夏之毋追。殷之章甫。周之委貌。其不同者也。而民之裋褐何必同。俎豆之華疏。不同於廟。干戈之琱塗。不同於師。車旗之完敝。不同於朝。粟帛之純量。不同於市。是故聖人之治天下有二。倫物之紀。名實之效。等威之辨。授之以一成之式。齊之以一定之法。天子親率諸侯大夫士。以教之於民者。必使如絲之在繅。陶之在甄。無豪黍之溢減。而天下之心定焉。若其質文之尚。奢約之數。或以時變。或以地更。故養生不至於拂戾。趨事不至於迂回。於是首出而天下歸之。三代聖人。蓋未之能易也。彼諸儒博士者。過於尊聖賢而疏於察凡庶。敢於從古昔而怯於赴時勢。篤於信專門而薄於考通方。豈足

以知聖人哉。是故其為說也。推之一家而通。推之眾家而不必通。推之一經而通。推之眾經而不必通。且以一家一經亦有不必通者。至不必通而附會穿鑿以求其通。則天下之亂言也已。

西楚都彭城論

自淮陰侯斥項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史家亦持此說。後之言地利者祖之。以為項王失計。無有大於此者。惲子居曰。項王之失計。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何也。項王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章邯於雍。司馬欣於塞。董翳於翟。所以距塞漢王也。夫三人之非漢王敵。不必中人以上知之。項王起江東。敗秦救趙。遂霸諸侯。業雖不終。見豈必出中人下哉。吾嘗深推其故。而知項王都彭城。蓋以通三川之險也。通三川。蓋以救三秦之禍也。以彭城控三川。即以三川控三秦。是故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自王。蓋九郡焉。自淮以北。為泗水。為薛。為郯。為琅邪。為陳。皆故楚地。為碭。為東郡。皆故梁地。是時彭越未國。地屬西楚。自淮以南為會稽。會稽之分為吳。灌嬰傳得吳守是也。亦故楚地。九郡者。項王所手定也。軍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安。民於手定之地。不患其不習。國於手定之地。則諸侯不得以地大而指為不均。據天下三分之一。以爭中原於腹

心之間此三代以來未有之勢也彭城者居九郡之中舉天下南北之衝關外之形勝必爭之地也故曰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雖然項王之不取關中何也曰項王非不取關中也乃者漢王先入關義帝之約固宜王者也項王聽韓生之說而都之關中之人安乎不安乎關外諸侯無異議乎項王所手定之九郡將以之分王乎抑自制乎度其勢必自制之矣自制之而一旦有警其將去關中自將而東乎關中者固漢王所手定也舍己所手定之九郡而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既奪他人所手定之關中又不分己所手定之九郡一旦自將而東天下之人安乎不安乎是故關中者項王所必取之地也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則緩取之取之而名不順勢不便且召天下之兵則以棄之者取之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陳涉首難諸侯各收其地而王之矣三王秦之人也以秦之地付三王此秦漢之際諸侯之法也使三王者據全秦之勝扼全蜀之衝包南山之塞窒棧道之阨終身為西楚藩衛則朝貢徵發何求而不可若其以百戰之燼生降之虜寄仇讎之號令驅鄉黨之傳匹一有擾動西楚廢其主刈其民若燎毛射縞耳指揮既定人心自固誠如是也漢王不得援前說以爭秦諸侯不得舉前事以責楚名與勢皆順便矣所謂緩取之也所謂以棄之者取之也是故不付之張耳臧荼者不以關外之將相制關中也不付之共敖黥

布者。不以西楚之將相制關中也。陽示天下以大公。而陰利三王之易取。是故三秦者。項王之寄地也。其告韓生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人誰見之。此項王之設辭也。非項王之計也。雖然關中重地也。取關中重計也。其取之之次第奈何。曰項王之計。不急於收三秦之地也。急於阻漢王之東而已。何以知其然也。乃者項王之所忌。唯漢王也。是故未為取秦之謀。先為救秦之策。三川者。救秦之要道也。以瑕丘申陽據三川。而北函谷南武關。絜其要領矣。以司馬卬輔三川之北。而函谷之單無阻矣。以韓成夾三川之南。而武關之單無留矣。二王皆趙臣。趙睦於楚故道通。韓成不睦於楚。不使之國而楚制之。故道亦通。道通矣。然而西楚之都。不能朝發夕至。則猶之乎未通也。彭城者去函谷千有餘里。去武關亦千有餘里。輕騎數日夜可叩關。北收燕趙之卒。南引荊邾之師。關外可厚集其勢。關中可迭批其隙。漢王一搖足。則章邯先乘之。司馬欣董翳疊乘之。西楚傾天下之力而急乘之。漢何患不蹶。秦何患不全。漢王且不能保巴蜀漢中。豈能移尺寸與楚爭一日之利。故曰以彭城控三川。即以三川控三秦。都彭城者。項王不得不然之計也。不意四月諸侯就封。五月而田榮反齊。是月而陳餘反趙。六月而彭越反梁。西楚之勢。不能即日西兵。而漢王已於五月破章邯。八月降司馬欣董翳矣。蓋項王止策漢王。而田榮陳餘彭越三人。非其所

恩。故有此意外之變。此則項王之失計與。然使當日者。不受漢間。東兵擊齊。舉三楚之士。分兩路捷走爭秦。其時申陽司馬卬未敗。韓成已廢。兵行無人之境。函谷破。武關必降。武關破。函谷亦不守。淮陰侯挾新造之漢。與捉定之秦。以當百戰必勝之卒。勝負之計。必不如垓下以三十萬當十萬之數矣。如是則三秦可復。三秦復而三川益固。九郡益張。齊趙燕三國。有不折而入於楚者哉。而卒棄之不為。此則項王之失計也。故曰。在不救雍塞翟三王。而東擊齊。不在都彭城也。夫戰爭之事。一日千變。古人身親其事。凡所設施。必非偶然。不可以成敗輕量也。後世如六朝之割裂。如五季之紊亂。草澤英雄。崛起一時。必有異人之識。兼人之力。為衆所不及者。天下大器。置都大事。曾是項王而漫付之。吾故推其所以然。以明得失之實。如必以項王為慮不及此。彼亞父者。亦非不審於計者也。

丹經丹霞山記

自南雄浮湞水而下。過始興江口岸。山皆卑庳無可觀。行六七十里。忽舟首橫土岡數重。岡趾相附錯。岡之背見大石磊落列天際。其氣酣古偉宕。在十里外。登岸望之。有平為嶂者。穴為岫者。重為巘者。沓為崑崙者。立為厓者。俯為巖者。必樂之而無徑可往。遂返舟。舟行附錯之岡趾間。迴旋而遠。石時見時不見。於是有始為嶂而如岫

者。始為巘而如崑崙者。始為厓而如巖者。其復為嶂與巘與厓亦如之。行數里出岡趾。石不復見。水繞沙如半環。一灘斗落。前有峭壁橫截焉。舟人放溜恐觸壁。以縴逆挽其舟。逶迤投壁下。故得從容其境。頃之壁盡。而向之石復見。石之下皆石岡也。二大厓為之君。過大厓。則石峰相累而下控於地。自大厓回望石岡。舟向厓而近。則石岡為厓蔽。如歛而促。舟背厓而遠。則石岡如引而長。異境也。歎聞韶有韶石山。虞舜南巡奏樂於是。以為是山之奇勝足當之矣。及至州按圖經。乃仁化之丹霞山也。韶石山在其西。益奇勝不可狀。夫聖人之心。華逵鴻遠。包孕天地。豈若拘儒之規規者哉。洞庭可以見天地之大。韶石可以見天地之深。歎觀於奏樂之地。可以推黃帝虞舜之性情矣。洞庭前十五年過其東。韶石未至。蓋先於丹霞山遇之焉。

遊通天巖記

巖。岸也。岸。水厓而高者。有垠堮者曰厓。無垠堮而平曰汀。是故巖岸厓皆際水者也。其不際水者曰礹。礹。石山也。通天巖不際水。皆石山。宜名礹而冒巖名者。天下石山蓋皆冒焉。巖在贛治西二十里。歎自粵返。與雩都牛君贛吳君往遊。背城過逶迤。復過敎嶺。見通天巖皆諸石山之上。縱橫偃仰不可狀。其旁皆豁谷也。山瀆無所通曰谿。泉出通川曰谷。望之益裕裕青也。循山脊行。下水磧以屬於巖。巖蘭若見於林中。巖

差池相次。皆厂也。蘭若充之。厂人可居也。厂之上盤盤然為隮為棧為崦。嵌佛像數十百。橫為行。疊之甚敦古。刋而左。宋以後諸題名襍鐫厂下。復北而左過主巖。巖益盤盤然。南折而西。有岫出巖背。曠然也。曰忘歸巖。自忘歸巖返。登主巖。鑿石為隥如大隮。以及於頂。遠山皆見於羣巖之外。小山岌大山。大山宮小山。小山别大山。皆有之。雲四塞下垂。蓬蓬然發於雲足。乃反蘭若宿焉。雨大至。參飲於碓旁。亦厂也。二君語及柳子厚諸遊記。欲以為體近六朝。未為至。凡狀山水莫善於爾雅。而說文次之。遂記之如右。牛君。安邑人。吳君。敬同縣人也。

吳城令公廟壁記

吳城令公廟者。唐御史中丞副河南節度使張公巡之廟也。稱令公者。自唐之中葉節度使累加中書尚書令。其下皆以令公稱之。如六代之稱令君。後遂為節度使之稱也。明太祖皇帝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得神助。歸靈於公。封公為安瀾之神。有司以春秋祀。至今幾五百年矣。漢魏至唐祀宮亭神。在湖北之神林浦。宋祀順濟王。在湖南吳城山之左。今祀靖江王。在湖中央左蠡山。而公之廟在順濟王之右。東南北三面臨湖。自大門儀門至寢殿。凡三成。高五十級。為巍煥焉。方友諒窺江西。劉齊朱叔華趙天麟等皆死之。而趙德勝鄧愈力守洪都以待救。至是時。浙西及吳東屢失屢

復安瀾神之祀其諸為守臣勸懲攷舊唐書李翰等論公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所以不亡此猶以功伐言之耳公之告令狐潮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君臣者人倫之首也守官者死官守土者死土公守睢陽六萬人死亡盡不汙賊則六萬人皆人倫中人矣降固非人倫走亦非人倫之至也且走則江淮以南必有屈於賊者不走則關陝河洛聲應氣接各效馳驅而人倫大明於天下豈止睢陽六萬人哉人倫明則天道自定千萬世忠義之士未有不與天地為一者也敬嘗修祀事於廟故推論之以告後之有志者焉

先賢仲子廟立石文

嘉慶十六年七月丁丑江西瑞金縣知縣惲敬謹立石先賢仲子廟之庭中而刻文曰昔者仲子仕於衛大夫孔悝衛靈公出亡之世子蒯聵爭其子出公輒之國執孔悝以求立仲子死焉後儒竊有異議者敬以為不然請為主客之辭以盡其事之勢與義而折其衷於孔子按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此去楚之年也十二諸侯年表哀公八年孔子至衛此至衛之年也其時當出公之六年出公之定為君久矣則試問出公之定為君義乎不義乎則謹應之曰左傳靈公之謂公子郢也曰子無子是靈公未赦蒯聵也蒯聵不得自為赦也曰將立女是靈公不以蒯

聵為世子也。蒯聵不得自居於世子也。然則春秋之書衛世子奈何。曰蒯聵之出亡。以將殺南子也。靈公蓋為南子諱焉。未嘗以廢告諸侯也。春秋用史官之法。蒯聵之書世子宜也。雖然靈公之心。則以為廢之云爾。人子者必父母之心。斷斷不宜自居於世子。是故蒯聵不宜立者也。宜立者出公而已。立公子郢非法也。問出公之拒父何如。則謹應之曰。出公未嘗拒父也。衛靈公生於魯昭公二年。其卒年四十七。而蒯聵為其子。出公為其子之子。蒯聵先有姊衛姬。度出公之即位也。內外十歲耳。元年蒯聵入戚。二年春圍戚。衛之臣石曼姑等為之。非出公也。出公長而勢已不可為矣。歸罪出公。從君之辭也。問石曼姑之拒蒯聵何如。則謹應之曰。蒯聵者。非曼姑之所宜拒也。蒯聵得罪靈公。靈公可以父絕之。出公不得以子絕之。是故蒯聵不可為衛之君。而可為衛君之父。不可為衛之君。所以定靈公蒯聵父子也。可為衛君之父。所以定蒯聵出公父子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靈公父子之名。則蒯聵宜逐。宜逐奈何。終身不入國可也。正蒯聵父子之名。則出公不宜拒。不宜拒奈何。蒯聵在戚。出公以國養可也。以是言之。出公之定為君。無過也。定為君無過。斯仕於出公者無過也。仕於孔悝者。蓋無過也。則試問高子之不死何如。則謹應之曰。高子者。公臣也。士師也。蒯聵之入。高子無軍師之謀。故無死事之義。無親暱之任。故無從亡之義。孔子曰。

柴也其來以此也則試問仲子之死何如則謹應之曰仲子者家臣也邑宰也以孔悝為主君視其禍而不之救禮歟孔子之於衛也蒯聵與其亡不與其爭出公與其立亦不與其爭是故蒯聵之入出公之亡仲子不與也曰太子焉用孔叔曰必舍孔叔知有孔悝而已所謂食焉不避其難也孔子曰由也其死以此也夫以一聖知二賢豈有不揆於義以其愚而決其來以其勇而決其死哉且夫聖人之道五倫而已不辨於君臣則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不序不辨於去就死生則君臣之倫不明君臣之始事去就為大君臣之終事死生為大仲子之仕孔悝也君子將以推明去就之義其死孔悝之難也君子將以求當乎死生之仁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余天祝予曾是去就死生之不辨而冒然為之者此後儒之過言也世之為聖人之徒者其視茲刻歟

前光祿寺卿伊公祠堂碑銘

閩南為儒者世服朱子緒言雖親受業陽明先生之門如薛行人中離於朱子不敢悖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漳浦蔡文勤公益推而明之文勤授甯化副都御史雷公雷公授同縣光祿寺卿伊公其為學以慎獨為本其推行始於困窮成於成仁取義故其道近而難至其事實重而光明嘉慶十有九年公之子前揚州府知府秉綬為

祠堂於學宮之里以祀公門整堂室皆備諏日升主於室公之配羅夫人祔焉而寓書於陽湖惲敬請銘古者士大夫立家廟祀曾祖以下有功德則專立祠堂於禮甚宜其麗牲之石刻之銘亦應古義惟是敬以後學操簡畢與廟建之載懼勿任為罪於後世而秉綬請勿置遂不敢辭公諱朝棟字用侯姓伊氏先世自河南遷福建之寧化縣世為寧化人曾祖應聰官順昌學訓導 贈儒林郎祖為梟父經邦俱 贈中議大夫公縣學拔貢生乾隆二十四年鄉試中式三十四年會試中式 殿試賜進士出身歷官刑部安徽司主事河南司員外郎湖廣司郎中掌浙江道監察御史戶科給事中擢光祿寺少卿通政司參議鴻臚寺卿大理寺少卿光祿寺卿積階中議大夫加封資政大夫 予告後就子秉綬養於惠州及揚州卒年七十有九公久官刑曹持法平素不近要人故無推薦公者以小心供職受知

高宗純皇帝不及三年即拔置九列嘗 召見 諭曰福建理學之邦汝謹厚守繩尺朕所知也會得末疾未竟其用天下惜焉居家循循然進次必以禮文勤之從子文恭公新常曰居官當樂居憂當憂吾於伊氏部見之羅夫人同縣人有懿行例封淑人 加封夫人卒年八十有一子二秉綬其長也次秉攸國子監生古者銘廟之碑多紀勳伐至北宋以後始有推本所學為後世經程者今公之學既遠有統宗

遇　聖天子激揚表暴之。誠信不欺。如右所紀。敬雖淺陋。謹於銘著古今為儒之所以然。秉綬謹下丹加額如碑法。以告天下後世之有志於學者。其辭曰。

聖貫天地。宙合百家。蟲人萬千。內外精粗。如左右肱。相亙而龍。漢拾秦燼。賈器抱經。壘高而堅。性天之說。波澀瀾渟。纖流涓涓。人心蓄疑。有隙必通。汝為清言。剖精析微。冲虛南華。意同語元。達摩乘之。提第一機。無聖廓然。曹溪始大。西江八十。眩地熏天。帝王民氓。至智極愚。頭身重淵。韓公肆憣。閧市之中。一喙獨拳。致彼飾詞。淡泊儒門。棄為蹄筌。北宋中葉。大儒之生。渾渾桓桓。就彼所言。推之吾書。極天地先。堯舜開明。遞及子輿。旁薄綿延。性天之說。此挈其總。彼掎其偏。如失盜家。復己叔資。匡綏室田。如逋訟人。直己折辭。棊實頑姦。雖其所言。有過不及。軌轍無愆。朱子勤勤。江淮於海。杓攜於殘。入聖之要。下學上達。宣尼所傳。存之存之。隱微持之。功該本原。傳錄漸多。遂涉支離。溺於言詮。陽明間氣。推闢一語。力破攣牽。此如夏冬。以反為成。六氣乃宣。此如呼吸。以斷為續。百骸以安。上五千載。下五千載。抑高轉圓。新故所代。如南北陸。如上下弦。聖人無我。賢者迭勝。以扶其顛。其中軒輊。得失多寡。尚可尋活。朱子之弊。極於拘曲。不溢他端。陽明之弊。顛倒狂聖。反覆坤乾。故為儒者。必始朱子。勿怠而遷。

浙江提督李公墓闕銘

國學扶輪社印

嘉慶十有二年十二月壬辰。浙江提督李公。勦洋匪蔡牽於廣東潮州之黑水洋。卒於行間。

皇上軫悼。封三等壯烈伯。諡忠毅。予祭葬。十四年。公舊部王得祿邱良功殲蔡牽於浙江溫州之黑水洋。洋匪平。二十年。前揚州府知府。甯化伊公秉綬以公之事請撰銘之墓隧。公諱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也。曾祖思哉。祖崇德。父甫岸。皆贈建威將軍。母王氏。 贈一品夫人。公乾隆三十六年武進士。由藍翎侍衛補衢州都司。升提標前營遊擊。太平參將樂清副將。因勦林爽文。入福建。護海壇總兵。緣事革職。公罄家財。募精勇。捕洋匪。獲戕參將張殿魁之林明灼陳禮。禮以遊擊起用。署銅山參將。丁父憂去官。服滿。補海壇左營遊擊。時浙江福建洋匪。北接山東。西通廣東西。三面數千里。皆盜出沒。其內地曰洋匪。蔡牽最大。朱濆次之。外地曰夷匪。多中國人挾安南人為之。鳳尾最大。一艇載數百人。洋匪曰匪艇。夷匪曰夷艇。夷艇至輒數十艇。蔡牽百數十艇。朱濆亦數十艇。其大較也。五十九年。夷艇始入福建之三澎。公敗之。嘉慶二年。升澎湖副將。浙江定海總兵。三年。擊洋匪於衢港。及普陀。敗之。四年。鳳尾引夷艇入溫州洋。敗之。 賜花翎。五年。浙江巡撫阮公元。以公可任。奏請總統浙江福建水師。得 俞旨。公申號令。嚴標識。束部伍。信賞罰。自偏裨至隊長。柁工水手。耳

目皆一。於是水師皆可用。能立功。鳳尾引夷艇入台州松門。遇颶風覆溺殆盡。登岸者悉就俘。獲安南偽侯倫貴利磔之。自後夷艇不敢至。鳳尾不知所終。是年升福建水師提督。調浙江提督。先是匪艇皆高大。我軍仰攻殊失勢。而匪艇用礌石及藁脂浴帆。擲火箭。帆下渴烏車發水及數丈。滅餘火。其舷以鐵傅之。不能傷。故不易毀。公與阮公議。造大艇。凌匪艇上。及成。名曰霆船。連敗蔡牽於岐頭東霍。獲匪目張如茂徐業。兵威大振。其明年。以霆船大敗蔡牽於定海。牽南走福建乞降。是時牽已窮蹙糧盡。艇亦朽壞。公窮追不日可擒。而總督以令箭止公兵。牽得以其間修艇揚帆去。是役也。功垂成而中廢。天下皆惜焉。蔡牽畏霆船。厚賂福建商人。造大艇。而於霆船出洋。以被刼歸報。牽得之大喜。渡橫洋。刼臺灣米數千石。分餉朱濆。遂與濆合。九年。戕溫州總兵胡振聲。公追之。及於馬跡敗之。至盡山復敗之。牽以大艇得遁去。委敗於朱濆。濆怒。於是復分。公與阮公議禁商人造大艇。牽計不行。是年敗朱濆於金廈。調福建提督。十年。敗蔡牽於龍灣。復調浙江提督。十一年。蔡牽合大隊攻臺灣。剽郡屯仔尾洲。沈舟鹿耳門。阻官兵。公至不得入。諜知南汕北汕大港門可通小舟。遣金門總兵許松年。澎湖副將王得祿。乘澎船。攻仔尾洲敗之。其明年復敗之。二月己卯朔。松年夜率銳師跳海水登仔尾洲。焚其寮。牽反救。公遣師出南汕。自後焚其舟。松

年出仔尾洲夾擊大敗之。庚辰復夾擊大敗之。牽棄仔尾洲屯北汕以鹿耳門沈舟自塞走路也甲申潮漲沈舟漂起牽奪鹿耳門遁去奉　旨革翎頂是役也許松年為軍鋒前後奪舟大小數十焚寮及舟無算殺賊數萬人尸橫數千里臺灣獲全公所將止三千人耳是年牽復合朱濆走福甯追敗之

皇上知公臺灣功復翎頂十二年敗蔡牽於廣東之大星嶼復敗之於福建之浮鷹十二月率福建提督張見升追牽是時朱濆已為許松年所擊敗死其弟渥降牽亦屢敗羣黨散沒止三舟矣初公以謀勇耐辛苦受

皇上深知屢立功軍事悉主阮公福建忌之故主招撫後被紿益恚怒而阮公又以事去浙福建益撓阻公公以聞

皇上逮治總督代以阿林保公阿林保公初至福建劾公逗撓

皇上以閩浙江巡撫清安泰公公得直於是

皇上眷公益厚　　敕福建不得撓阻責公專擒蔡牽與世職蓋公天性忠勇

皇上拔之廢棄之中推心委任不使節制大臣得掣其肘至是而公不得不死矣蔡牽雖止三舟皆百戰之餘合死力拒公於黑水洋公自將親軍當蔡牽大艇公前後臨陣多親搏戰至是自擂鼓合戰良久冒烟火塵火船挂蔡牽大艇將焚之忽礮彈

掠過。傷公喉。血湧出不可止。遂仆。而張見升見中軍舟亂。引師退。牽得走安南。蓋見升官福建。每戰必自全其師。不敢縱也。然公雖投命後。卒遵公部勒滅蔡牽。故言水師良將。皆推公第一。既明日。潮州知府至舟斂公。得戴樸盖公之誓死非一日矣。公無子。嗣子廷鈺襲爵。葬公於同安之祖塋。銘曰。

妖鯨叩天飛馭雲。長鼉大黿紛輪囷。刳肉剔腹搜其羣。手提雙桴桴不敗。天狗奔空襲明月。誰瓷肊之烈士血。煌煌前績銘旗常。五等之錫邦家光。子孫保之噫勿忘。

杭嘉湖道李公墓表

國家倚東南財賦。而浙江居十之三。大府總督浙江福建者。行部過浙江。所取州縣公使銀且二十萬。州縣力匱。則盜正帑應徵索。而歲稽其　上供之數。以後歲所供掩之。自前協辦大學士覺羅吉慶。公巡撫浙江。躬廉潔率屬。歲裒所餘益帑。總督徵索悉不應。其爪牙支格者。悉以禮遣之。行之數年。而浙江之財賦大贏。其時左右吉慶公振綱舉凡。使眾畫一者。曰分巡杭嘉湖道李公翢。蓋敏強毅君子也。公山東金鄉人。字逸翰。曾祖怿。祖爾傑。皆縣學生。父來鵬。副榜貢生。妣周氏。公以乾隆三十七年進士。補祠祭司主事。升儀制司員外郎郎中。改福建道監察御史。升禮科給事中。轉吏科掌印給事中。除分巡杭嘉湖道。署布政使一。署按察使再。以周太恭人年老

乞養歸。後服闋赴部。奉　旨發陝西以道員用。旋以疾歸。卒年六十有六。公在禮部。以清謹聞。充雲南副考試官。以能得士聞。爲御史給事中。以敢言聞。有列卿之子曾得官。公發其罪。同官有庇因者。公亦發之。高宗純皇帝嘗下　特旨。獎其伉直。巡視中城北城。明科敎。肅姦宄。平道塗。飭市城。衆不敢犯。赴官陝西。抵留壩廳。教匪大至。公募鄉勇拒守七晝夜。賊始退。留霸獲全。移駐興安。奏記領兵大臣。請鄉勇各守堡。無調發。有警則互援。自是鄉勇心始固。教匪不能侵。多解散者。在行間與衆共甘苦。上下山谷皆單騎。歷險阻。忍饑渴。以致得疾。不竟其用。論者尤惜焉。始公之在浙江也。吉慶公知公賢。事皆取決。而總督以前事銜公。會公復署按察使。義烏民何世來等。倡邪教。相署置。造違禁物。有以急變告者。公曰。此愚民耳。白吉慶公。毋以兵過江。自馳至義烏。檄府縣官次第縛之。以邪教奏。而總督得守備報。具反狀奏之。且擁重兵。自福建向浙江。揚言浙江縱反者。當窮治。吉慶公大撓。公曰。福建措過浙江屬耳。今浙江急驛以邪教所署置及違禁物續奏。可先達

至尊。知福建邀功。不錄也。後得　旨。令總督還福建。毋妄動。終公去職。總督未嘗能以聲色加公。後一年。總督之事遂敗。敬初任浙江。公已交替。嘗謁公。公貌循循然。如無

所能者。而浙江大小吏。言及公之抗總督。皆動色以為不可及。嗚呼。屬官不敢犯大府。慮其以法相中耳。一嚬笑。一指揮。不敢違。而公乃覈減其公使銀至二十萬。其毒公當何如。然大府之技。充之至以黨逆中人止矣。而公脫然始終。名高身泰。雖公之智計。足以投抵間隙。摧落機牙。然非 宸扆之抑邪。昊穹之右善。何以至此。其至此則人理天道之的然可見者也。世之俯首終身。如檻羊紲犬者。亦奚為哉。亦奚為哉。且敬嘗計之。一行省可減二十萬。十行省即可減二百萬。歲歲儲峙。不外庫。不私設。朝廷內撫諸夏。外御屬國。用何患不充。事何患不理。用充事理。則有司取之於民。何患不平。況乎不徇大府之欲。僚屬必不敢汙。不屈大府之威。政事必不敢脞。一事就軌。萬理咸備。敬均可為天下決之。公之行甚修。事甚辦。而此一事所係極重。又敬仕浙江時所習知者。故推論以表公之阡。使後世有所興起焉。公配周恭人。繼配周恭人。側室朱宜人。子四。庭芬國子監生。候選州同知。庭禧拔貢生。南城兵馬司指揮。庭棠優貢生。正白旗官學教習。庭英幼。女三。長適候選縣丞周嘉謨。次適周之勉。次適候選知縣楊大勳。嘉慶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庭芬等葬公於金鄉小樓莊之兆。